



而且非是有一下反攻，對於自己的行動逼
青年人的話，心以為非的人物。他是以非為統
遺的。但是，非的話是，一面同然顯着非的
拉消，而且無神。他一面也顯着社會的黑暗。
他單貴個人，正是最穩妥的辦法，倘使兼養社
會，可就得出出戰鬪了。常人的口說于世故，
而避開了口世故不談，這是更口說于世故也的
比較，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沒意思了，雖
三時境蓋不遜大

不是凡中一段，即卷首登，不再於得一略。

魯迅先生近作

半夏夏小集

魯迅先生近作

半夏小集

金城書局印

廿六年四月

中華民國廿六年四月出版

半夏小集(全一冊)

實售三角五分

著作者 魯 迅

發行者 金城書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目次

第一輯

死	一
半夏小集	八
女弔	一三
這也是生活	二一

第二輯

幾個重要問題	二七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三一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三四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三九

「題未定」草……………五七

第三輯

病後雜談……………九五

病後餘談……………九九

我要騙人……………一六

寫於深夜裏……………一二二

第四輯

我的第一個師父……………一三九

阿金……………一四九

出關……………一五五

出關的關……………一七一

附 錄

自傳·····	一七九
事略·····	一八二
魯迅之逝世與安葬·····	一八四
A. 文壇巨星的殞落·····	一八四
甲·····	柯 靈·····一八四
乙·····	立報記者·····一九二
B. 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遺體·····	一九七
甲·····	汶·····一九七
乙·····	立報記者·····二〇〇
C. 魯迅遺體之大殮·····	二〇四
D. 魯迅之安葬·····	二〇七

魯迅著譯作品編目	二一〇
魯迅——民族革命的偉大門士	胡愈之：二一六
記魯迅	白危：二二一
魯迅先生不死	唐弢：二三〇
我對魯迅先生的回憶和感想	白薇：二三五
一二感想	王任叔：二三九
一個夠 P.O.P 的男人	歐陽山：二四二
哀魯迅先生	周楞伽：二四六
魯迅先生給中國民衆的遺產	草明：二四九
悼魯迅先生	隅：二五一
魯迅先生	楚陽：二五五
悼魯迅先生	李因非：二五九

死

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 (Käthe Kollwitz) 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 (A. Smedley) 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許多年來，凱綏·珂勒惠支——她從沒有一次利用過贈授給她的頭銜——作了大量的畫稿，速寫，鉛筆作的和鋼筆作的速寫，木刻，銅刻。把這些來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題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題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愛，母性的保障，教濟，以及死。而籠罩於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難的，悲劇的，以及保護被壓迫者深切熱情的意識。

「有一次我問她：『從前你用反抗的主題，但是現在你好像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這是為什麼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語調，她回答道：『也許因為我是一天一天老

了……」

我那時看到這裏，就想了一想。算起來，她用『死』來做畫材的時候，是一九一〇年頃。這時她不過四十三四歲。我今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却還沒有感到這麼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糊糊的忘掉則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後的狀態，更助成了對於死的隨便。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人是相信有鬼（近時或謂之『靈魂』）的，既有鬼，則死掉之後，雖然已不是人，却還不失為鬼，總還不算是一無所有。不過設想中的做鬼的久暫，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貧富而不同。窮人們是大抵以為死後就去輪迴的，根源出於佛教。佛教所說的輪迴，當然手續繁重，並不這麼簡單，但窮人往往無學，所以不明白。這就是使死罪犯人綁赴法場時，大叫『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面無懼色的原因。況且相傳鬼的衣服，是和臨終時一樣的，窮人無好衣裳，做了鬼也決不

怎麼體面，實在遠不如立刻投胎，化爲赤條條的嬰兒的上算。我們曾見誰家生了小孩，胎裏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從來沒有。這就好，從新來過。也許有人要問，既然相信輪迴，那就說不定來生會墮入更窮苦的景況，或者簡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們是並不這樣想的，他們確信自己並未造出該入畜生道的罪孽，他們從來沒有能墮畜生道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然而有着地位，權勢和金錢的人，却又並不覺得該墮畜生道；他們倒一面化爲居士，準備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張讀經復古，兼做聖賢。他們像活着時候的超出人理一樣，自以爲死後也超出了輪迴的。至於小有金錢的人，則雖然也不覺得該受輪迴，但此外也別無雄才大略，只豫備安心做鬼。所以年紀一到五十上下，就給自己尋葬地，合壽材，又燒紙錠，先在冥中存儲，生下子孫，每年可吃羹飯。這實在比做人還享福。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麼，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只要很閑適的躺在楠木或陰沉木的棺材裏，逢年逢節，就自有一桌盛饌和一堆國幣擺在眼前了，豈不快哉！

就大體而言，除極富貴者和冥律無關外，大抵窮人利於立即投胎，小康者利於長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為鬼的生活（這兩字大有語病，但我想不出適當的名詞來）就是他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陰間當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極其嚴厲，公平，但對於他獨獨頗肯通融，也會收點禮物，恰如人間的好官一樣。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爲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面也爲了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却從來沒

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着日本的 S 醫生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輕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生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為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 D 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一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 D 醫師的診斷却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 X 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麼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着，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

也拿不動，又未曾鍊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為我倘會貴為宮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却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1. 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 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3. 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4. 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虫。
5. 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6. 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7. 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着，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並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刹那，也許並不這樣的罷；然而，一世只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却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半夏小集

一

A：你們大家來品評一下罷，B竟蠻不講理的把我的大衫剝去了！

B：因為A還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剝掉牠，是提拔他；要不然，我還不屑剝呢。

A：不過我自己却以為還是穿着好……

C：現在東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這利己主義者，你這豬羶！

C太太：他竟毫不知道B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侶，這昏蛋！

二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三

「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爲，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

四

這是明亡後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於心服，多數是被壓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橫恣的是漢奸；而活得最高，被人尊敬的，是痛罵漢奸，後來自己壽終林下的逸民。兒子已不妨應試去了，而且各有一個好父親。至於默默抗戰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個遺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藝家，並沒有古之逸民氣。

五

A B，我們當你是一個可靠的好人，所以幾種關於革命的事情，都沒有瞞了你。你怎麼竟向敵人告密去了？

B：豈有此理！怎麼是告密，我說出來，是因為他們問了我呀。

A：你不能推說不知道嗎？

B：什麼話，我一生沒有說過謊，我不是這種靠不住的人！

六

A：阿呀，B先生，三年不見了！你對我一定失望了罷……

B：沒有的事……爲什麼？

A：我那時對你說過，要到西湖上去做二萬行的長詩，直到現在，一個字也沒有，哈哈！

B：哦……我可並沒有失望。

A：你的『世故』可是進步了，誰都知道您記性好，『責人嚴』不會這麼隨隨便便的。

您現在也學會了說謊。

B：我可並沒有說謊。

A：那麼，您真的對我沒有失望嗎？

B：唔，無所謂失不失望，因為我根本沒有相信過你。

七

莊生以爲「在上爲鳥鳶食，在下爲螻蛄食，」死後的身體，大可隨便處置，因爲橫豎結果都一樣。

我却沒有這麼曠達。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却一點也不給獼皮狗們喫。

養肥了獅虎鷹隼，牠們在天空，巖角，大漠，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裏，打死製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養胖一羣獼皮狗，只會亂鑽，亂叫，可多麼討厭！

八

琪羅編輯聖·蒲孚的遺稿，名其一部爲『我的毒』(Mes Poisons)我從日譯本上，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明言輕蔑着什麼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我在這裏說，也是多餘的。」

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却還不過是小毒。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九

作爲缺點較多的人物的模特兒，被寫入一部小說裏，這人總以爲是晦氣的。

殊不知這並非大晦氣。因爲世間實在還有寫不進小說裏去的人。倘寫進去，而又逼真，這小說便被毀壞。

譬如畫家，他畫蛇，畫鱷魚，畫龜，畫果子殼，畫字紙箋，畫垃圾堆，但沒有誰畫毛毛蟲，畫癩頭瘡，畫鼻涕，畫大便就是一樣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寫小說的，便迴避我，我常想這樣的勸止他，但可惜我的毒還不到這程度。

女吊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說的罷：『會稽乃報讎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這對於我們紹興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歡聽到，或引用這兩句話。但其實，是並不的確的；這地方，無論爲那一樣都可以用。

不過一般的紹興人，並不像上海的『前進作家』那樣憎惡報復，却也是事實。單就文藝而言，他們就在戲劇上創造了一個帶復讐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這就是『女吊』。我以爲紹興有兩種特色的鬼，一種是表現對於死的無可奈何，而且隨隨便便的『無常』，我已經在『朝花夕拾』裏得了介紹給全國讀者的光榮了，這回就輪到別一種。

『女吊』也許是方言，翻成普通的白話，只好說是『女性的吊死鬼』。其實，在平時，說

起『弔死鬼』就已經含有『女性的』的意思的，因為投縵而死者，向來以婦人女子爲最多。有一種蜘蛛，用一枝絲掛下自己的身體，懸在空中，『爾雅』上已謂之『蜺，縵女』。可見在周朝或漢朝，自經的已經大抵是女性了，所以那時不稱牠爲男性的『縵夫』或中性的『縵者』。不過一到做『大戲』或『目連戲』的時候，我們便能在看客的嘴裏聽到『女弔』的稱呼。也叫作『弔神』。橫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號的，我還沒有發見過第二位，則其受民衆之愛戴也可想，但爲什麼這時獨要稱她『女弔』呢？很容易解：因爲戲臺上也要有『男弔』出現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紹興，那時沒有達官顯宦，所以未聞有專門爲人（堂會）的演劇。凡做戲，總帶着一點『社戲』性，供着神位，是看戲的主體，人們去看，不過叨光。但『大戲』或『目連戲』所邀請的看客，範圍可較廣了，自然請神，而又請鬼，尤其是橫死的怨鬼。所以儀式就更緊張，更嚴肅。一請怨鬼，儀式就格外緊張，嚴肅，我覺得這道理是很有趣的。也許我在別處已經寫過『大戲』和『目連』，雖然同是演給神人，鬼看的戲文，但兩

者又很不同。不同之點：一在演員，前者是專門的戲子，後者則是臨時集合的 Amateur——農民和工人；一在劇本，前者有許多種，後者却好歹總只演一本『目連救母記』。然而開場的『起殤』中間的鬼魂時時出現，收場的好人升天，惡人落地獄，是兩者都一樣的。

常沒有開場之前，就可看出這並非普通的社戲，爲的是臺兩旁早已掛滿了紙帽，就是高長虹之所謂『紙糊的假冠』，是給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內行人，緩緩的喫過夜飯，喝過茶，閒閒而去，只要看掛着的帽子，就能知道什麼鬼神已經出現。因爲這戲開場較早，『起殤』在太陽落盡時候，所以飯後去看，一定是做了好一會了，但都不是精彩的部分。『起殤』者，紹興人現已大抵誤解爲『起喪』，以爲就是召鬼，其實是專限於橫死者的。『九歌』中的『國殤』云：『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當然連戰死者也在內。明社垂絕，越人起義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稱爲叛賊，我們就這樣的一同招待他們的英靈。在薄暮中，十幾匹馬，站在臺下了；戲子扮好一個鬼王，藍面鱗紋，手執鋼叉，還得有十幾名鬼卒，則普通的孩子都可以應募。我在十餘歲時候，就曾經充過這樣的義勇鬼，爬上臺去，說明志願，他們就給

在臉上塗上幾筆彩色，交付一柄鋼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卽一擁上馬，疾馳到野外的許多無主孤墳之處，環繞三匝，下馬大叫，將鋼叉用力的連連擲刺在墳墓上，然後拔叉馳回，上了前臺，一同大叫一聲，將鋼叉一擲，釘在臺板上。我們的責任，這就算完結，洗臉下臺，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頓竹籐（這是紹興打孩子的最普通的東西），一以罰其帶着鬼氣，二以賀其沒有跌死，但我却幸而從來沒有被覺察，也許是因爲得了惡鬼保佑的緣故罷。

這一種儀式，就是說，種種孤魂厲鬼，已經跟着鬼王和鬼卒，前來和我們一同看戲了，但人們用不着擔心，他們深知道理，這一夜決不絲毫作怪。於是戲文也接着開場，徐徐進行，人事之中，夾以出鬼、火燒鬼、淹死鬼、科場鬼（死在考場裏的）、虎傷鬼……孩子們也可以自由去扮，但這種沒出息鬼，願意去扮的並不多，看客也不將牠當作一回事。一到『跳弔』時分——『跳』是動詞，意義和『跳加官』之『跳』同——情形的鬆緊可就大不相同了。臺上吹起悲涼的喇叭來，中央的橫梁上，原有一團布，也在這時放下，長約戲臺高度的五分

之二。看客們都屏着氣，臺上就闖出一個不穿衣褲，只有一條犢鼻褌，面施幾筆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弔」。一登臺，徑奔懸布，像蜘蛛的死守着蛛絲，也如結網，在這上面鑽，掛。他用布弔着各處：腰，脅，胯下，肘彎，腿彎，後項窩……一共七七四十九處。最後才是頸子，但是並不真套進去的，兩手扳着布，將頸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這「男弔」最不易跳，演目連戲時，獨有這一個脚色須特請專門的戲子。那時的老年人告訴我，這也是最危險的時候。因為也許會招出真的「男弔」來。所以後臺上一定要扮一個王靈官。一手捏訣，一手執鞭，目不轉睛的，看着一面照見前臺的鏡子。倘鏡中見有兩個，那麼，一個就是真鬼了，他得立刻跳出去，用鞭將假鬼打落臺下。假鬼一落臺，就該跑到河邊，洗去粉墨，擠在人叢中看戲，然後慢慢的回家。倘打得慢，他就會在戲臺上弔死；洗得慢，真鬼也還會認識，跟他。這擠在人叢中看自己們所做的戲，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或出洋游歷一樣，也正是一種缺少不得的過渡儀式。

這之後，就是「跳女弔」。自然先有悲涼的喇叭；少頃，門幕一掀，她出場了。大紅衫子，黑色長背心，長髮蓬鬆，頸掛兩條紙錠，垂頭，垂手，彎彎曲曲的走一個全臺，內行人說：這是走了

一個「心」字。爲什麼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紅衫。看王充的「論衡」知道漢朝的鬼的顏色是紅的，但再看後來的文字和圖畫，却又並無一定顏色，而在戲文裏，穿紅的則只有這「弔神」。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因爲她投繯之際，準備作厲鬼以復讎，紅色較有陽氣，易於和生人相接近……紹興的婦女，至今還偶有搽粉穿紅之後，這才上弔的。自然，自殺是卑怯的行爲，鬼魂報讎更不合於科學，但那些都是愚婦人，連字也不認識，敢請「前進」的文學家和「戰鬪」的勇士們不要十分生氣罷。我真怕你們要變呆鳥。

她將披着的頭髮向後一抖，人這才看清了臉孔：石灰一樣白的圓臉，漆黑的濃眉，烏黑的眼眶，猩紅的嘴唇，聽說浙東的有幾府的戲文裏，弔神又拖着幾寸長的假舌頭，但在紹興沒有。不是我袒護敵鄉，我以為還是沒有好；那麼，比起現在將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時式打扮來，可以說是更澈底，更可愛。不過下嘴角應該略略向上，使嘴巴成爲三角形；這也不是醜模樣。假使半夜之後，在薄暗中，遠處隱約着一位這樣的粉面朱唇；就是現在的我，也許會跑過去看看的，但自然，却未必就被誘惑得上弔。她兩肩微聳，四顧傾聽，似驚，似喜，似怒，終於發出

悲哀的聲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是楊家女，

阿呀，苦呀，天哪……」

下文我不知道了。就是這一句，也還是剛從克士那裏聽來的。但那大略，是說後來去做童養媳，備受虐待，終於弄到投繯，唱完就聽到遠處的哭聲，這也是一個女人，在啣冤悲泣，準備自殺。她萬分驚喜，要去「討替代」了，却不料突然跳出「男弔」來，主張應該他去討。他們由爭論而至動武，女的當然不敵，幸而王靈官雖然臉相並不漂亮，却是熱烈的女權擁護家，就在危急之際出現，一鞭把男弔打死，放女的獨去活動了。老年人告訴我：古時候，是男女一樣的要上弔的，自從王靈官打死了男弔神，才少有男人上弔；而且古時候，是身上有七、四十九處，都可以弔死的，自從王靈官打死了男弔神，致命處才只在頸子上。中國的鬼有些奇怪，好像是做鬼之後，也還是要死的，那時的名稱，紹興叫作「鬼裏鬼」。但男弔既然早被王靈官打死，爲什麼現在「跳弔」還會引出真的來呢？我不懂這道理，問問老年人，他們

也講說不明白。

而且中國的鬼還有一種壞脾氣，就是『討替代』。這才完全是利己主義；倘不然，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們相處的。習俗相沿，雖女吊不免，她有時也單是『討替代』，忘記了復讎。紹興煮飯，多用鐵鍋，燒的是柴或草，煙煤一厚，火力就不靈了，因此我們就常在地上看見刮下的鍋煤。但一定是散亂的，凡村姑鄉婦，誰也決不肯省些力，把鍋子伏在地面上，團團一刮，使煙煤落成一個黑圈子。這是因爲弔神誘人的圈套，就用煤圈鍊成的緣故。散掉煙煤，正是消極的抵制，不過爲的是反對『討替代』，並非因爲怕她去報讎。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喫肉的兇手或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祕密。

「……這也是生活」

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覺得的，也許遇不到，也許太微細。到得大病初愈，就會經驗到；在我，則疲勞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適，就是兩個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負，從來不知道所謂疲勞。書桌面前有一把圓椅，坐着寫字或用心的看書，是工作；旁邊有一把藤籐椅，靠着談天或隨意的看報，便是休息；覺得兩者並無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負。現在才知道是不對的，所以並無大不同者，乃是因為並未疲勞，也就是並未出力工作的緣故。

我有一個親戚的孩子，高中畢業了業，却只好到襪廠裏去做學徒，心情已經很不快活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幾乎一年到頭，並無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懶，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對他的哥哥道：「我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他從此就站不起來，送回家裏，躺着，不想飲食，不想動彈，不想言語，請了耶穌教堂的醫生來看，說是全體什麼病也沒有，然而全體都疲乏了。也沒有什麼法子治。自然，接連而來的是靜靜的死。我也曾經有過兩天這樣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確什麼慾望也沒有，似乎一切都和我相干，所有舉動都是多事，我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這就是所謂『無慾望狀態』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愛我者因此暗中下淚；然而我有轉機了，我要喝一點湯水，我有時也看看四近的東西，如牆壁，蒼蠅之類。此後纔能覺得疲勞，纔需要休息。

像心縱意的躺倒，將四肢一伸，大聲打一個呵欠，又將全體放在適宜的位置上，然後弛懈了一切用力之點，這真是一種大享樂。在我是從來未曾享受過的。我想，強壯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過。

記得前年，也在病後，做了一篇『病後雜談』，共五節，投給『文學』，但後四節無法發表，印出來只剩了頭一節了。雖然文章前面明明有一個『一』字，此後突然而止，並無『二

「三」仔細一想是就會覺得古怪的，但這不能要求于每一位讀者，甚而至于不能希望于批評家。于是有人據這一節，下我斷語道：「魯迅是贊成生病的。」現在也許暫免這種災難了，但我還不如先在這裏聲明一下：「我的話到這裏還沒有完。」

有了轉機之後，四五天的夜裏，我醒來了，喊醒了廣平。

「給我喝一點水。並且去開開電燈，給我看看去的一下。」

「爲什麼……」她的聲音有些驚慌，大約是以為我在講昏話。

「因爲我要過活。你懂得麼？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看去的一下。」

「哦……」她走起來，給我喝了幾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輕輕的躺下了，不去開電燈。

我知道她沒有懂得我的話。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裏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着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着，

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牠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崙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却不說他們怎樣不要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倒是有時不要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于是所見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為象的樣子像柱子。中國古人常常欲得其『全』，就是製婦女用的『烏雞白鳳丸』，也將全雞連毛血都收在丸藥裏，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錯的。

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爲了不給我開電燈，我對於廣平很不滿，見人卽加以攻擊；到得自己能走動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臥病期中，全是精華的刊物已經出得不少了，有些東西，後面雖然仍舊是『美容妙法』、『古木發光』或者『尼姑之祕密』，但第一面却總有一點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爲九天護國娘娘了。

尤可驚服的是先前用『御香縹緲錄』把清朝的宮廷講得津津有味，的『申報』上的『春秋』也已經時而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點滴』裏，教人嘗喫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土地的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自然，這是無時無地無事而不愛國，無可訾議的。但倘使我一面這樣想，一面喫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卽使用勁咽下，也難免不能消化，在肚子裏咕咕咕的響牠好半天。這也未必是因爲我病後神經衰弱的緣故。我想，倘若用西

瓜作比，講過國恥講義，却立刻又會高高興興的把這西瓜喫下，成爲血肉的營養的人，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對他無論講什麼講義，都是毫無功效的。

我沒有當過義勇軍，說不確切。但自己問：戰士如喫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喫，一面想的儀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覺得口渴，要喫，味道好，却並不想到此外任何好聽的大道理。喫過西瓜，精神一振，戰鬪起來就和喉乾舌敵時候不同，所以喫西瓜和抗敵的確有關係。但和應該怎樣想的上海設定的戰略，却是不相干。這樣整天哭喪着臉去喫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還抗什麼敵。

然而人往往喜歡說得稀奇古怪，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喫下去。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幾個重要問題

一 學生救亡運動

從學生自發的救亡運動，在全國各處掀起澎湃的浪潮這一個現實中，的確可以看出，隨着帝國主義者加緊的進攻，漢奸政權加速的出賣民族，出賣國土，民族危機的深重，中華民族中大多數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已經醒覺的奮起，揮舞着萬衆的鐵拳，來摧毀敵人所給予我們這半殖民地的枷鎖了！學生特別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中感覺最敏銳的前哨戰士，因此他們所自發的救亡運動，不難影響到全國，甚至影響到目前正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點的全世界。再從這次各處學生運動所表顯的各種事實來看，他們已經能夠很清楚的認識橫梗在民族解放鬥爭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敵人，她們也知道深入下層，體驗他

們所需要體驗的生活，組織農民，工人，加緊推動這些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力軍。在行動方面，譬如組織的嚴密，遵集團的紀律，優越戰術的運動，也能夠在冰天雪地中，自己動手鋪設起被漢奸拆掉的鐵軌，自動駕駛火車前進，這一切都證明這次學生運動，比較以前進步得多，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缺憾和錯誤，自然還是有的。希望他們在今後血的鬥爭過程中，艱苦的克服下去。同時要保障過去的勝利，也祇有再進一步的鬥爭下去；在鬥爭的過程中，才可以充實自己的力量，學一切有效的戰術。

二 關於聯合戰線

民族危難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聯合戰綫這口號的提出，當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終認為在民族解放鬥爭這條聯合戰綫上，對於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者，尤其是翻來覆去的投機主義者，却望他們能夠改正他們的心思。因為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岳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的，我們現在所應當採取的，究竟是前

者，還是後者呢？這種地方，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在戰鬥過程中，決不能在戰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點忽略，因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錯誤，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泉源啊！

三 目前所需要的文學

我主張以文學來幫助革命，不主張徒唱空調高論，拿「革命」這兩個輝煌的名詞，來抬高自己的文學作品。現在我們中國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機，鼓勵爭鬥的文學作品，像『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等作品，我總嫌太少。在目前，全中國到處可聞到大衆不平的吼聲，社會上任何角落裏，可以看到大衆爲爭取民族解放而匯流的鬥爭鮮血，這一切都是大好題材。可是前進的我們所需要的文學作品的產量還是那麼貧乏。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國青年對文學修養太缺少，也是一端；但最大的因素，還是在漢字太艱深，一般大衆雖親歷許多鬥爭的體驗，但結果還是寫不出來。

四 新文字運動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因為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身受漢字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替代這種障礙大眾進步的漢字。譬如說，一個小孩子要寫一個生薑的「薑」字，或一個「鸞」字，到方格子裏面去，能夠不偏不歪，不寫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化一年功夫，你想漢字麻煩不麻煩？目前，新文字運動的推行，在我國已很有成績。雖然我們的政治當局，已經也在嚴厲禁止新文字的推行，他們恐怕中國人民會聰明起來，會獲得這個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這終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運動應當和當前的民族解放運動配合起來，同時進行，而進行新文字，也該是每一個前進文化人應當肩負起來的任務。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左翼作家聯盟』五六年來領導和戰鬥過來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運動。這文學和運動，一直發展着；到現在更具體底地，更實際鬥爭底地發展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這種文學，現在已經存在着，並且即將在這基礎之上，再受着實際戰鬥生活的培養，開起爛縵的花來罷。因此，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牠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牠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

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似乎糊塗到連這一點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戰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夢』者，我想，也是極糊塗的昏蟲。

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罷。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藝』……等等，我以爲是無礙的。不但沒有礙，並且是有益的需要。自然，太多了也使人頭昏，渾亂。

不過，提口號，發空論，都十分容易辦。但在批評上應用，在創作上實現，就有問題了。批評與創作都是實際工作。以過去的經驗，我們的批評常流於標準太狹窄，看法太膚淺；我們的創作也常現出近於出題目做八股的弱點。所以我想現在應當特別注意這點：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決不是只局限於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最好的，但不應這樣狹窄。牠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鬥爭的意

識的一切文學。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閹佬，什麼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也無需作品的後面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鬥的尾巴，翹起來當作旗子；因爲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答託洛斯基派的信

一 來信

魯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康繆尼斯脫不採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後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 Reds 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有爲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衆失掉革命的領袖，並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現在 Reds 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爲，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宣言，派代

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衆的劊子手『聯合戰綫。』藏匿了自己的旗幟，模糊了民衆的知識，使民衆認爲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衆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太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爲，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史太林黨的這『新政策。』這是無足怪的。莫斯科的傳統威信，中國 *Reds* 的流血史跡與現存力量——還有比這更值得利用的東西嗎？可是史太林黨的『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〇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爲我們的主張作不懈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後我們即反對史太林派的盲動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鬥爭』的道路。我們認爲大革命既然失敗了，一切只有再從頭做起。我們不斷地團結革命幹部，研究革命理論，接受失敗的教訓，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這反革命的艱苦時期，爲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史太林黨

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制，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為此，我們現在受到各投機分子與黨官僚們的嫉視。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現在送上近期刊物數份，敬乞收閱。如蒙賜覆，請留存×處，三日之內當來領取。順頌

康健！

陳××

六月三日

二 回信

陳先生：

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鬥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太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

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爲出賣革命。

這很使我『糊塗』起來了，因爲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託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麼？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爲那時怕連送一片麵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都因了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於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面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因爲你們高超的理論爲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爲你們捏一把汗，在大衆面前，倘若有人進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麼？這決不是因爲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着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爲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

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衆所歡迎，你們的所爲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最後，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爲我的某幾個『戰友』曾指我是什麼什麼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爲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爲同志，是很以爲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爲三日之期已過，你未必會再到那裏去取，這信就公開作答了。即頌

大安。

魯迅

六月九日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魯迅先生：

貴恙已痊愈否？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 教誨，思之常覺愴然！

我現因生活困難，身體衰弱，不得不離開上海，擬往鄉間編譯一點賣現錢的書後，再來滬上。趁此機會，暫作上海「文壇」的局外人，仔細想想一切問題，也許會更明白些的罷。

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爲之詔，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爲私有，眩惑羣衆，若偶像然，於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胡風他們的行

動，顯然是出於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後矛盾，錯誤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後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參加統一戰線的左翼戰友，放棄原來的立場，而看到胡風們在樣子上尚左得可愛，所以贊同了他們的。但我要告訴先生，這是先生對於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現在的統一戰線——中國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樣——固然是以普洛爲主體的，但其成爲主體，並不由於它的名義，它的特殊地位和歷史，而是由於它的把握現實的正確和鬥爭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觀上，普洛之爲主體，是當然的。但在主觀上，普洛不應該掛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資格

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所以，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所以先生最近所發表的『病中答客問』，既說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普洛文學到現在的一發展，又說這應該作爲統一戰線的總口號，這是不對的。

再說參加『文藝家協會』的『戰友』未必個個右傾墮落，如先生所疑慮耳；況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戰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黃源之流，難道先生以爲凡參加『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竟個個不如巴金和黃源麼？我從報章雜誌上，知道法西兩國『安那其』之反動，破壞聯合戰線，無異於托派，中國的『安那其』的行爲，則更卑劣。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只靠捧名流爲生的東西。從前他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固不異於今日之對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與此輩爲伍，而不屑與多數人合作，此理我實不解。

我覺得不看不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

不準。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却把我寫字糊塗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我爲什麼故意要把『邱韻鐸』三字，寫成『鄭振鐸』的樣子呢？難道鄭振鐸是先生所喜歡的人麼？）爲此小故，遽拒一個人於千里之外，我實以爲不對。

我今天就要離滬，行色匆匆，不能多寫了，也許已經寫得太多。以上所說，並非存心攻擊先生，實在很希望先生仔細想一想各種事情。

拙譯斯大林傳快要出版，出版後當寄奉一冊，此書甚望先生細看一下，對原意和譯文，均望批評。敬頌

痊安。

懋庸上

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給我的一封信，我沒有得他同意就在這裏發表了，因爲其中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別人的話，發表出來，並不損他的威嚴，而且也許正是他準備我將牠發表的作品。

但自然，人們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發信者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個要求：希望巴金，黃源，胡風諸先生不要學徐懋庸的樣。因為這信中有攻擊他們的話，也就報答以白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詭計。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裏講些官冕堂皇的話，暗夜裏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不就正是這些人麼？這封信是有計劃的，是他們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的新的挑戰，想這些人們去應戰，那時他們就加你們以「破壞聯合戰線」的罪名，「漢奸」的罪名。然而我們不，我們決不要把筆鋒去專對幾個個人，「先安內而後攘外」不是我們的辦法。

但我在這裏，有些話要說一說。首先是我對於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其實，我已經在好幾個地方說過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誣陷我「破壞統一戰線」，硬要教訓我說我「對於現在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們有什麼「基本的政策」。（他們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幾口麼？）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

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爲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

其次，我對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也曾經提出過我對於組織這種統一的團體的意見，那些意見，自然是被一些所謂『指導家』格殺了，反而即刻從天外飛來似地加我以『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這首先就使我暫不加入『文藝家協會』了，因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們究竟幹的什麼勾當；我那時實在有點懷疑那些自稱『指導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為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爲『內奸』，爲『反革命』，爲『托派』，以至爲『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衆的利益，而只藉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係敵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暫避無益于人的危險，暫不聽他們指揮罷，自然，事實會證明他

們到底的真相，我決不願來斷定他們是什麼人，但倘使他們真的志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常，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對於『文藝家協會』的態度，我認為牠是抗日的作家團體，其中雖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為有了『文藝家協會』就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告成了，還遠得很，還沒有將一切派別的文藝家都聯為一氣。那原因就在『文藝家協會』還非常濃厚的含有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不看別的，單看那章程，對於加入者的資格就限制得太嚴；就是會員要繳一元入會費，兩元年費，也就表示着『作家閥』的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論上，如文學界創刊號上所發表的關於『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義的；一個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〇年講的話，並以那些話為出發點，因此雖聲聲口口說聯合任何派別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願的製定了加入的限制與條件。這是作者忘記了時代。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

們仍可以互相批判。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然而我以為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為我們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確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號去統一作家，也先預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為後日批評別人之用。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用，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綫；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這種文學存在着，但牠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之流的什麼『第三種文學』。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

係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牠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將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確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裏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至於個人的加入與否，却並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關係，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於這口號的態度上。他們既說這是「標新立異」，又說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我真料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不是「漢奸」的口號，那就是一種抗日的力量；爲什麼這是「標新立異」？你們從那裏看出這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並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也並沒有到南

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註過冊。但現在文壇上彷彿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爭大衆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裏是並沒有把牠們看成兩家的。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的無誤及其與『國防文學』口號之關係。——我先得說，前者這口號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着，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討。但問題不在這口號由誰提出，只在牠有沒有錯誤。如果牠是爲了推動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牠是爲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爲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這是正當的，正確的。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隨便說句『標新立

異」就完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名詞，在本身，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號，是胡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口號，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標準，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爲統一戰線的總口號」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號，如聶紺弩等所致的錯誤，那麼這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並不相干的。這裏的「大衆」即照一向的「羣衆」、「民衆」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衆」這意思的呢？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號之一，爲的是「國防文學」這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牠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牠可以解釋爲作

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爲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會被不正確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爲存在對於抗日運動有利益。我以爲這兩個口號的並存，不必像辛先生的『時期性』與『時候性』的說法，我更不贊成人們以各種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上。如果一定要以爲『國防文學』提出在先，這是正統，那麼就將正統權讓給要正統的人們也未始不可，因爲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儘管喊口號爭正統，固然也可作爲『文章』，取點稿費，靠此爲生，但儘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計。

最後，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幾件事。徐懋庸說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長着惡劣的傾向。我就檢查我這半年的言行。所謂言者，是發表過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對訪問者談過一些閒天，對醫生報告我的病狀之類；所謂行者，比較的多一點，印過兩本版畫，一本雜感，譯過幾章死魂靈，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此外，也並未到過鹹肉莊或賭場，並未出席過什麼會議。我真不懂我怎樣助長着，以及助長什麼惡劣傾向。難道因爲我生病麼？除了怪我生病而

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個說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鬥。

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係。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於文學工作上的關係，雖然還不能稱爲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爲『內奸』，爲『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徐懋庸說我只看人，不看事，是冤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後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胡風我先前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却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爲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最近的則如現實又發表了O. V.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後，社會日報就說O. V.是胡風，筆錄也和本意不合。稍

遠的則如周文向傅東華抗議刪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後是我和胡風。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個青年，不是被指爲「內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離，終於在街上流浪，無處可歸，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麼？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爲「內奸」，然而不是因爲參加了英勇的戰鬥，現在坐在蘇州獄中，死活不知麼？這兩個青年就是事實證明了他們既沒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過堂皇的悔過文章，也沒有像田漢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戲。同時，我也看人；即使胡風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並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硬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爲一個真的革命者；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衆化，但他明明是有爲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縱使徐懋庸之流用

盡心機，也無法抹殺的。

至於黃源，我以為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誌和別的幾種譯書爲證。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並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於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鬥的宣言。黃源也簽了名的。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求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爲什麼要說他們是「卑劣」？難道因爲有譯文存在礙眼？難道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也要巴金負責？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爲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却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據，却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諂」，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內奸」，終於不是，是因爲他們發昏；並非胡風詐作「內奸」。其實不是，致使他們成爲說謊，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並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致記者變了造謠。胡風並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

他的私敵，却實在是『左得可怕』的。黃源未嘗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過專辦着一種月刊，頗爲盡責，輿論倒還不壞，怎麼便是『諂』？怎麼便是對於我的『效忠致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產嗎？黃源『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諭知道的，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於他和我的往還，却不見有『諂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着什麼，來斷定和諂佞於傅鄭門下者『無異』。當這時會，我也就是證人，而並未實見的徐懋庸，對於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於極點了。莫非這是『了解』了『現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的嗎？那麼，可真要嚇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像天羅地網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諂』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勦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裏面都是『二十一條』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爲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一）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自然，戰

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嚇成的戰線，作不得戰。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噫噫噫，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這衣鉢流傳不絕，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讖，但大戰鬥却都爲着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却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鬥法寶。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後，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却說「鄭振鐸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於「內奸」的行爲的。然而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噫噫噫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係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不過也已經糊塗得可觀，（否則，便是驕橫了。）例如他信裏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

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諂，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這我倒並不急於知道；我所要問的是爲什麼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對於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鍊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罪惡了。

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大林傳。是的，我將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爲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否則，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爲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爲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題未定」草

一

極平常的豫想，也往往會給實驗打破，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構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到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迴避，翻譯上却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裏面摸一個急於要開箱子的鑰匙，却沒有，嚴又陵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躇，』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的確確的。

新近就因為豫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喫。世界文庫的編者要我譯果戈理的死魂，沒有細想，一口答應了。這書我不過曾經草草的看過一遍，覺得寫法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蠟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麼摩登名詞，為中國所未有，

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樣的名詞。譬如電燈，其實也不算新花樣了。一個電燈的零件，我叫得出六樣：花綫，燈泡，燈罩，沙袋，撲落，開關。但這是上海話，那後三個，在別處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裏，有一篇短篇，講到鐵廠，後來有一位在北方鐵廠裏的讀者給我一封信，說其中有機件名目，沒有一個能夠使他知道實物是什麼的。嗚呼！——這裏只好嗚呼，——其實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紀末我在江南學習挖礦時，得之老師的傳授。不知是古今異時，還是南北異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學家靠牠修養的莊子和文選或者明人小品裏，也找不出那些名目來。沒有法子，『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最沒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覷了死魂靈，以爲這倒不算什麼擔當回來，真的要翻譯了。於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鋪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牠的鋒頭。裏面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下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傢伙。這就勢必至於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而也。

自然只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乾的。硬着頭皮譯下去。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誌來翻翻，算是休息。這是我的老脾氣，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麼花樣了。

好像華蓋運還沒有交完，仍舊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學四卷六號，一翻開來，卷頭就有一幅紅印的大廣告，其中說是下一號裏，要有我的散文了，題目叫做未定。往回一想，編輯先生的確會是給我一封信，叫我寄一點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謂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於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廣告來了，情同綁票，令我為難。但同時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乃是擠出來的。他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問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別人。

但是，積習還未盡除，稿費又究竟可以換米，寫一點也還不算什麼『冤沈海底』。筆是有點古怪的，牠有編輯先生一樣的『擠』的本領。袖手坐着，想打盹，筆一在手，面前放一張稿子紙，就往往會莫名其妙的寫出些什麼來。自然，要好，可不見得。

二

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躲在書房裏，是只有這類事情的。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牠歸化，還是儘量保存洋氣呢？日本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為諷刺作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効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為數句。很近於解釋，我的意見却兩樣的。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爲中國事，人也化爲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如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牠必須有異國的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牠算不

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着二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牠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爲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却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剷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剷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只是文句的組織，無須科學理論似的精密了，就隨隨便便，但副詞的「地」字，却還是使用的，因爲我覺得現在看慣了這字的讀者已經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發見我的新職業了：做西崽。還是當作休息的翻雜誌，這回是在人間世二十八期上遇見了林語堂先生的大文，摘錄會損精神，還是抄一段——

「……今人一味做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歷史地」爲形容詞，「歷史地的」爲狀詞，以模仿英文之 *historic-al-ly* 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爲「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孽少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道，在於思。」（今文八聲中）

其實是「地」字之類的採用，並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

「英文」一笑一笑。況且看上文的反問語氣，似乎「一味做效西洋」的「今人」實際上也並不將「快來」改爲「快地的來」，這僅是作者的虛構，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卽所謂「保得自身爲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之例了。不過不切實。倘是「自稱摩登」的「今人」所說，就是「其弊在浮」。倘使我至今還住在故鄉，看了這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們那裏只有幾個洋教堂，裏面各有幾位西傭，然而很難得遇見。要研究西傭，只能用自己做標本，雖不過「頗」也夠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後來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許多洋人，因此有着許多西傭，因此也給了我許多相見的機會；不但相見，我還得了和他們中的幾位談天的光榮。不錯，他們懂洋話，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這是他們的吃飯傢伙，專用於服事東洋家的，他們決不將洋辮子拖進中國話裏來，自然更沒有搗亂中國文法的意思，有時也用幾個音譯字，如「那麼溫」，「土司」之類，但這也是向來用慣的話，並非標新立異，來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餘閒，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換華裝，間或請假出遊，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不過要戴草帽，眼睛也不用玳瑁邊的老樣

式，倘用華洋的『門戶之見』看起來，這兩樣却不免是缺點。

又倘使我要另找職業，能說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為我以為用工作換錢，西崽和華人僕在人格上也並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廠，或華資工廠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裏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內容』而言。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於羣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於羣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于勢力高于羣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羣華人。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種『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但又並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

由前所說，『西崽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却來自未有西崽以前的傳統，所以這一種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歷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爲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野史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衆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這標本。他是崇華仰夷，其實却是『滿崽』；古之『滿崽』，正猶今之『西崽』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爲勝西崽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再抄一段名文在這里——

『……其在文學，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介紹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法、德文人，反厭爲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歎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道，在於學。』（今文八弊中）

但是，這種『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却長久了，『介紹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

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後來上海的小說月報，還曾爲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號，這種風氣，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餘波。但生長於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於附勢奴才，拜金鬼子，當然更不會知道。但即使現在介紹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麼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在或曾有租界，幾處有駐軍，幾處有軍艦，商人多，西嵬也多，至於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法蘭西」和「茄門」，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鎗砲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却在，不過有一些人，並未「已經聞名」而已，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夠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刺伯的天方

夜譚，西班牙的堂·吉訶德，縱使在別國『已經聞名』，不下於『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却被忘記了，他們或則國度已滅，或則無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對於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語堂先生的訓詞移到這裏來的——

「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道，在於思。」

不過後兩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來思去，不過『奴』得巧妙一點而已。中國寧可有末『思』的西崽，將來的文學倒較為有望。

但『已經聞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國却確是不遇的。中國的立學校來學這四國語，爲時已久，開初雖不過意在養成使館的譯員，後來却展開，盛大了。學德語盛於清末的改革軍操，學法語盛於民國的『勤工儉學』，學英語最早，一爲了商務，二爲了海軍，而學英語的人數也最多，爲學英語而作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也最多，由英語起家的學士文人也不少。然而，紹介『已經聞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漢文的林紆，連紹介最大的『已經聞名』的沙士比亞的幾篇劇本的，也有待於並不專攻英文的田漢。這

緣故，可真是非『在於思』則不可了。

然而現在又到了『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介紹捷克文豪』的危機，弱國文人，將聞名于中國、英、美、法、德的文風，竟還不能和他們的財力武力深入現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沒有恆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動手。但見山林映以電燈，語錄夾些洋語，『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時，這才來『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當然也是好極了的，然甲則曰不佞望洋而興歎，乙則曰汝輩何不潛心而探求。舊笑話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聞股肉可療，而自怕痛，執刀出門，執塗人臂，悍然割之，塗人驚拒，孝子謂曰，割股療父，乃是大孝，汝竟驚拒，豈是人哉！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說法雖乖，功效實同，』是好辯解。

四

（不發表）

五

M君寄給我一封剪下來的報章。這是近十來年常有的事情，有時是雜誌。閒暇時翻檢一下，其中大概有一點和我相關的文章，甚至于還有『生腦膜炎』之類的惡消息。這時候，我就得豫備大約一塊多錢的郵票，來寄信回答陸續函問的人們。至于寄報的人呢，大約有兩類：一是朋友，意思不過說，這刊物上的東西，有些和你相關；一可就難說了，猜想起來，也許正是作者或編者，『你看，咱們在罵你了！』用的是三國志演義上的『三氣周瑜』或『罵死王朗』的法子。不過後一種近來少一些了，因為我的戰術是暫時攔起，並不給以反應，使他們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後來却也許會去撥誰的下巴：這于他們諸公是很不利的。

M君是屬於第一類的；剪報是天津益世報的文學副刊。其中有一篇張露薇先生做的略論中國文壇，下有一行小註道：『偷懶，奴性，而忘掉了藝術。』只要看這題目，就知道作者

是一位勇敢而記住藝術的批評家了。看起文章來，真的，痛快得很。我以為介紹別人的作品，刪節實在是極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應該設法流傳，萬不可聽其泯滅。不過紙墨也須顧及，所以只摘錄了第二段，就是『永遠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在這里，也萬不能再少，因為我實在捨不得了——

『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於是便有許多人跟着別人學口號。特別是對於蘇聯，在目前的中國，一般所謂作家也者，都懷着好感。可是，我們是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人性，對於蘇聯的文學，尤其是對於那些由日本的淺薄的知識販賣者所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蘇聯的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的話，我們所取的态度決不該是應聲蟲式的；我們所需要的介紹的和模倣的（其實是只有抄襲和盲目的應聲）方式也決不該是完全出於熱情的。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我們有了一般奴隸性極深的作家，於是我們便有無數的空虛的標語和口號。

然而我們沒有幾個懂得的蘇聯的文學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讚美者和零碎

的翻譯者，而讚美者往往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翻譯者又不配合於他們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譯」，不得不說文不對題的話，一言以蔽之，他們的能力永遠是對不起他們的思維；他們的「意識」雖然正確了，可是他們的工作却永遠是不正確的。

「從蘇聯到中國是很近的，可是爲什麼就非經過日本人的手不可？我們在日本人的羣中並沒有發現幾個真正了解蘇聯文學的新精神的人，爲什麼偏從淺薄的日本知識階級中去尋我們的食糧？這真是一件可恥的事實。我們爲什麼不直接的了解？爲什麼不取一種純粹客觀的工作的態度？爲什麼人家唱「新寫實主義」，我們跟着喊，人家換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我們又跟着喊；人家介紹紀德，我們才叫，人家介紹巴爾扎克，我們也號；然而我敢預言，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扎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扎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

「我們再退一步的對於那些所謂「文學遺產」，我們並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

對喊「文學遺產」的人們擔負把那些「文學遺產」送給中國的「大眾」的責任。可是我們却要求那些人們有承受那些「遺產」的義務，這自然又是談不起來的。我們還記得在慶祝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羣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幾個是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那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報）

我並不想因此來研究「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這些難問題；我只要說，誠如張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藝上，我們中國也的確太落後。法國有紀德和巴爾扎克，蘇聯有高爾基，我們沒有；日本叫喊起來了，我們才跟着叫喊，這也許真是「追隨」而且「永遠」也就是「奴隸性」而且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但是，並不「追隨」的叫喊其實也是有一些的，林語堂先生

說過：「……其在文學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介紹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爲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道，在於學。」（人間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兩公眼睛都有些斜，視只看了一面，各罵了一面，獨跳舞猶可，並排跳舞起來，那『勇敢』就未免化爲有趣了。

不過林先生主張『求一究竟』，張先生要求『直接了解』，這『實事求是』之心，兩位是大抵一致的，不過張先生比較的悲觀，因爲他是『豫言』家，斷定了『在一千年以內，終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扎克之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扎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的緣故。照這『豫言』看起來，『直接了解』的張蔭薇先生自己，當然是一定不譯的了；別人呢，我還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決沒有目觀的希望。

豫言頗有點難。說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綻。還記得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手掄雙斧，從『創造』的大旗下，一躍而出的時候，曾經說，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從冷落堆裏提出

作家來，這是好的，雖然勃蘭兌斯曾從冷落中提出過伊孛生和尼采，但我們似乎也難以斥他爲追隨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這一張支票，到十多年後的現在還沒有兌現。說得遠一些罷，又易造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風水，富翁往往豫先尋葬地；鄉下人知道一個故事：有風水先生給人尋好了墳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後，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發，請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張露薇先生的期限還要少到約十分之九的樣子。

然而講已往的瑣事也不容易。張露薇先生說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然而那一羣簽名者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這質問是極不錯的。我只得招供：讀得很少，而且連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幾本也不知道。不過高爾基的全集，却連他本國也還未出全，所以其實也無從計算。至于祝電，我以爲打一個是應該的，似乎也並非中國人的恥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實在却並沒有發，也沒有在任何電報底稿上簽名。這也並非怕有『奴隸』只因沒有人來邀，自己也想不到，過去了。發不妨，不發也不要緊，我想發，高爾基大約不至于說我是『日

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不發，也未必不說是『張露薇的追隨者的作家』的。但對於梭拉菲摩支的祝賀日，我却發過一個祝電，因為我校印過中譯的『鐵流』。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較難于想到，還不如測定爲對於高爾基發電的容易。當然，隨便說說也不要緊，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話，對於有一些人却大概是真的了。

張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識階級，他在同階級中發見了這許多奴隸，拿鞭子來抽，我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謂的奴隸們，也只隔了一張紙。如果有誰看過非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拿來和這路論中國文壇的大文一比較，便會禁不住會心之笑，那一個和一羣，有這麼相近，却又有這麼不同，這一張紙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隸和奴才。

我在這里，自以爲總算又鈎下了一種新的偉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藝『豫言』家——的嘴臉的輪廓了。

六

記得T君曾經對我談起過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後，施蛰存先生曾在什麼刊物上有過批評，以為這本書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選一下。我至今沒有看到那刊物；但從施先生的推崇『文選』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業，以及自標『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測起來，這也正像他的話好在我現在並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無論誰說，都是對的。其實豈只這一本書，將來重開四庫館時，恐怕我的一切譯作，全在排除之列；雖是現在，天津圖書館的目錄上，在『吶喊』和『彷徨』之下，就住着一個『銷』字，『銷』者，銷燬之謂也；梁實秋教授充當什麼圖書館主任時，聽說也會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但從一般的情形而論，目前的出版界，卻實在並十分謹慎，所以印了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麼特別糟蹋了紙墨，至於選本，我倒以為是弊多利少的。記得前年就寫過一篇『選本』，說明着自己的意見，後來就收存

『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麼選本都可以的，『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麼，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選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讀者僅覺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須看見『蔡中郎集』裏的『述行賦』（也見於『續古文苑』）那些『窮工巧于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委嘉穀于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手頭無書，也許記錯，容後訂正）的句子，才明白他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讚賞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裏集，他却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牀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爲『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

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其『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着他並非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難真實。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裏，尊爲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不禁爲古人惋惜。

這也是關於取用文學遺產的問題，潦倒而至於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總歸得不到。前幾天，看見『時事新報』的『青光』上，引過林語堂先生的話，原文拋掉了。大意是說：老莊是上流，潑婦罵街之類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竊下，最無足觀。如果我所記憶的並不錯，那麼，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語錄，明人小品，下至『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澈的表白了其人的毫無自信，不過這還是空腹高心之談，因

爲雖是『中流』也並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竊，有取了好處的，有取了無用之處的；有取了壞處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連剽竊也不會，『老莊』不必說了，雖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嘗真的看得懂。

標點古文，不但使應試的學生爲難，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學者出醜，亂點詞曲，折散駢文的美談，已經成爲陳迹，也不必回顧了；今年出了許多廉價的所謂珍本書，都有名家標點，關心世道者怒然憂之，以爲足煽復古之箴。我却沒有這麼悲觀，化國幣一元數角，買了幾本，既讀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標點；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結論，就從這里得來的。

例如能——這種舉例，是很危險的，從古到今，文人的送，往往並非他命的什麼『意德沃羅基』的悖謬，倒是爲了個人的私仇居多。然而這里仍得舉，因爲寫到這裏，必須有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者是也。但經再三忖度，決定『姑隱其名』，或者得免於難歟，這是我在利用中國人只顧空面子的弱點。

例如罷，我買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張岱的『瑯嬛文集』，『特印本實價四角』。據『乙亥十月，盧前翼野父』跋，是『化峭僻之塗爲康莊』的，但照標點看下去，却並不十分『康莊』。標點對於五言或七言詩最容易，不必文學家，只要數學家就行，樂府不大『康莊』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裏，有了難懂的句子：

「……佩鉛刀。藏膝髀。太史奏。機謀破。不稱王向前。坐對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誦，韻也押的，不過『不稱王向前』這一句總有些費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我王。卽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尙稱王哉。命抉其齒。立且詢。則含血前。唾御衣。上益怒。剝其膚……』（標點悉遵原本）那麼，詩該是『不稱王，向前坐』了，『不稱王』者，『尙稱王哉』也；『向前坐』者，『則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躍而詢上。大怒曰。』恐怕也該是『躍而詢，上大怒曰』才合式，據作文之初階，觀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縱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靈』，拿牠亂玩究竟還是不行的，自誤事小，誤

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序裏。有這樣的句子：

「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過一翻「唐書」，就不免覺得魏徵實在射殺得冤枉，他其實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後，這才病死的。所以我們沒有法，這裏只好點作「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明明是張岱作的琴操，怎麼會使魏徵作呢，索性也將他射殺乾淨，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中流」文人是常有擬作的，例如韓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說過「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所以在這裏，也還是以「魏徵傷亡作」為穩當。

我在這裏也犯了「文人相輕」罪，其罪狀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將功折罪」的，是證明了有些名人，連文章也看不懂，點不斷，如果選起文章來，說這篇好，那篇壞，實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認真讀書的人，一不可倚仗選本，二不可憑信標點，

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於迷途的，是『摘句』。牠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俗無干，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恍惚。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學生』的十二月號上，看見了朱光潛先生的『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的文章，推這兩句爲詩美的極致，我覺得也未免有以割裂爲美的小疵。他說的好處是：

「我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爲它對於我啓示了一種哲學的意蘊。「曲終人不見」所表現的是消逝，「江上數峯青」所表現的是永恆。可愛的樂聲和奏樂者雖然消逝了，而青山卻巍然如舊，永遠可以讓我們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淒涼的，要求伴侶的。曲終了，人去了，我們一霎時以前所遊目騁懷的世界猛然間好像從腳底倒塌去了。這是人生最難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轉眼間我們看到江上青峯，好像又找到另一個可親的伴侶，另一個可託足的世界，而且它永遠是在那裏的。」山窮水盡疑無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種風味似之。不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麼？這一曲纏綿悱惻的音樂沒有驚動山靈？它沒有傳出江上清峯的嫵媚和嚴肅？它沒有深深地印在這嫵媚和嚴肅裏面？反正青山和湘靈的瑟聲已發生這麼一回的因緣，青山永在，瑟聲和鼓瑟的人也永在了。」

這確已說明了他的所以激賞的原因。但也沒有盡。讀者是種種不同的，有的愛讀『江賦』和『海賦』，有的欣賞『小園』或『枯樹』。前者是徘徊於有無生滅之間的文人，對於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於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淒涼，所以又必須有一種撫慰。於是『曲終人不見』之外，如『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之類，就往往爲人所稱道。因爲眼前不見，而遠處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這就是道士之所以說『至心歸命禮，玉皇大天尊』也。

撫慰勞人的聖藥，在詩，用朱先生的話來說，是『靜穆』。

『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爲人而論，他所感到的歡喜和愁

苦也許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爲詩人而論，熱烈的歡喜或熱烈的愁苦經過詩表現出來以後，都好比黃酒經過長久年代的儲藏，失去它的辣性，祇剩一味醇樸。我在別的文章裏曾經說過這一段話：「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明白古希臘人何以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把詩神亞波羅擺在蔚藍的山巔，俯瞰衆生擾攘，而眉宇間却常如作甜蜜夢，不露一絲被擾動的神色？」這裏所謂「靜穆」(Serenity)自然祇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裏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以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裏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古希臘人，也許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的罷，這一點我毫無知識。但以現存的希臘詩歌而論，荷馬的史詩，是雄大而活潑的，沙孚的戀歌，是明白而熱烈的。我想立「靜穆」爲

詩的極境，而此境不見於詩，也許和立蛋形爲人體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於人一樣。至於亞波羅之在山巔，那可因爲他是『神』的緣故，無論古今，凡神像，總是放在較高之處的。這像，我曾見過照相，睜着眼睛，神清氣爽，並不像『常如作甜蜜夢』。不過看見實物，是否『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在我可就很難斷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覺得，我以爲也許有些因爲他『古』的緣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於雅俗之間的人，此刻的話，很近於大煞風景，但有時却自以爲頗『雅』的；間或喜歡看看古董。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土財主，不知怎麼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幾天，他竟叫銅匠把牠的土花和銅絲擦得一乾二淨。這才擺在客廳裏，閃閃的發着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聽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吃驚而失笑了，但接着就變成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啓示。這啓示並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近於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

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乾乾淨淨，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那並不『靜穆』，倒有些『熱烈』。這一種俗氣至今未脫，變化了我衡量古美術的眼光，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爲牠現在之見得『祇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稜和光澤的緣故，雕刻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並不準是當時希臘人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牠是一件新東西。

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於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錢起的兩句，而踢開他的全篇，又用這兩句來概括作者全人，又用這兩句來打殺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輩，以爲『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其實是他們四位，都因爲墊高朱先生的美學說，做了冤屈犧牲的。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錢起的全篇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要證成『醇樸』或『靜穆』這全篇實在是不宜稱引的，因為中間的四聯，頗近於所謂『衰颯』。但沒有上文，末兩句便顯得含糊，不過這含糊，却也許又是稱引者之所謂超妙。說在一看題目，便明白『曲終』者結『鼓瑟』，『人不見』者點『靈』字，『江上數峯青』者做『湘』字，全篇雖不失為唐人的好試帖，但末兩句也並不怎麼神奇了。況且題上明說是『省試』，當然不會有『憤憤不平的樣子』，假使屈原不和椒蘭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約也不至於在考卷上大發牢騷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們於是應該再來看這『湘靈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詩了。但我手頭也沒有他的詩了，只有一部『大歷詩略』也是迂夫子的選本，不過篇數却不少。其中有一首是：

下第題長安客舍

不遂青雲望，愁看黃鳥飛。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隨時變，交情與我違。空餘主

人柳，相見却依依。

一落第，在客棧的牆壁上題起詩來，他就不免有些憤憤了，可見那一首『湘靈鼓瑟』實在是因爲題目，又因爲省試，所以只好如此圓轉活脫，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時都不免是怒目金剛，但就全體而論，他長不到丈六。

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爲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爲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並非反對說夢，我只主張聽者心裏明白所聽的是說夢，這和我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本爲法寶來研究文學的意思，大致並無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爲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爲『靜穆』，是因爲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凌遲了。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裏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晉的阮籍集裏也有伏義的來信，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後人重編的。『謝宣城集』雖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麼要說那些話……現在採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作品，只刪存一個或者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那當然聽他自己的便。還有鬼蜮似的『作品』，明明有天兵天將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却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係，隨作隨刪，刪到只剩一張白紙，到底什麼也沒有，那當然也聽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着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鉛字一排就夠。雖說排印，糟蹋

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只要一想連揚邨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麼都可以閉着眼睛發出去了，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羣，但使謙讓者潑刺起來，却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並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愛惜自己』當然並不是壞事情，至少，他不至於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爲『愛惜』。集子裏面，有彙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種上一撮白鬚；也有彙收別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漫罵誣蔑的文章，以爲無價值。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羣，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牠在當時的價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歷史裏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却也有酷吏傳和佞倖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爲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和人文章。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鬥性的，那麼，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只是這些敵對

決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他把我當作假想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確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爲明鎗，但又說這是因爲被誣爲『假想敵』的報復。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後要牠消滅，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錄。於是到得後來，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着空中發瘋。我嘗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稜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爲對面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幾分懵懂的。所以我以爲此後該有博採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爲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却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事物，然而這又確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羣人的『文學』，在現在可以知今，到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但記得C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國的雜誌，一大本一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着『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

病。

九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瑯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牘類裏，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鍾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鍾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議，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此極耶？蓋吾弟喜鍾譚詩，有鍾譚之好處，儘有鍾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爲連城；吾弟恨鍾譚時有鍾譚之不好處，仍有鍾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爲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爲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面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爲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裏說：『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並不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爲選詩的極境，『並不自立意見』爲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爲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種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爲羣醜，不久即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里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云：

『……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沈，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爲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爲元祐之黨禪……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爲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兇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鐘，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

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叢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叢爾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叢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薪不可不猛也……」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羣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後，也何嘗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羣，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云：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於是好像兩面都有好有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鈎索文籍，用力甚勤，叙魏忠賢兩次虜殺東

林黨人舉，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只有幾個書獃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游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飢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驅驅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岳又說：『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越絕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

病後雜談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麼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餓一天。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閒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着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却模模糊糊，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着，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志向，一看似像離奇，其實却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夠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

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喫東西，一禮拜不肯好，只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却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裹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裏沒有一粒傷寒菌；于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爲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只是沈吟着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低一點……

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于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喫東西而已，這真無異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爲既不必寫遺囑，這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那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着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爲『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一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原是不爲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着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只好歎一口氣，將牠放下。所以，我在歎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世說新語之類一大堆，躺着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彷彿在眼前浮動。由此想起阮嗣宗的聽到步兵廚善于釀酒，就求爲步兵校尉；陶淵明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秫。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站在雲端裏吶喊』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

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烟窗』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麼，單單爲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喫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只好『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却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此之謂『空靈』。

病後餘談

—

我常說明明朝永樂皇帝的凶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開錄的影響的。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着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着這『流賊』的凶殘，後來又偶然在破書堆裏發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開錄，還是明朝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於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

那時我毫無什麼歷史的知識，這憎恨輕移的原因是極簡單的，只以為流賊尚可，皇帝却不該，還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思想。至於立齋開錄，好像是一部少見的書，作者是明

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記得彙刻書目說是在明代的一部什麼叢書中，但這叢書我至今沒有見；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牠放在存目裏，那麼，四庫全書裏也是沒有。我家並不是藏書家，我真不解怎麼會有這明抄本。這書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才和別的兩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宮闈祕典去賣給以藏書家和學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後，才說一總給我八塊錢，我賭氣不賣，抱回來了，又藏在北平的寓裏；但久已沒有人照管，不知道現在究竟怎樣了。

那一本書，還是四十年前看的，對於永樂的憎恨雖然還在，書的內容却早已模模糊糊，所以在前幾天寫病後雜談，舉不出一句永樂上諭的實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樂實錄，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夠來青閣有殘本在寄售，十本，實價却是一百六十元，也決不是我輩書架上的書。又是一個偶然昨天在安徽叢書第三集中看見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稿的改定本，那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裏，却引有永樂皇帝的上諭，是根據王世貞拿洲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記的，雖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夠『略見一斑』和獻忠

流氓的作品相比較了。摘錄於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秦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吃了！欽此！』

君臣之間的問答，竟是這等口吻，不見舊記，恐怕是萬想不到的罷。但其實，這也僅僅是一時的一例。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俞正燮看過野史，正是一個因此覺得義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記載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戶，罷教坊，停女樂的故事之後，作一結語道：——

『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後晉高祖，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尚存

其舊。餘皆視爲固然。本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爲之廓清矣。漢儒唱頌朝廷功德，自云「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誠可以舒憤懣者。故列古語瑣事之實，有關因革者如此。」

這一段結語，有兩事使我吃驚。第一事，是寬假奴隸的皇帝中，漢人居很少數，但我疑心俞正燮還是考之未詳，例如金元，是並非厚待奴隸的，只因那時連中國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隸，從征服者看來，並無高下，卽所謂「一視同仁」，於是就好像對於先前的奴隸加以寬假了。第二事，就是這自有歷史以來的虐政，竟必待滿洲的清才來廓清，使考史的儒生爲之拍案稱快，自比於漢儒的「舒憤懣」——就是明末清初才子們之所謂「不亦快哉！」然而解放樂戶却是真的，但又並未「廓清」，例如紹興的惰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不過已有報酬，這一點，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後，我久不回到紹興去了，不知道他們怎樣，推想起來，大約和三十年前是不會有什麼兩樣的。

但俞正燮的歌頌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說是當然的事。他生於乾隆四十年，到他壯年以至晚年的時候，滿洲人的凶餓已經緩和，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必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最陰險的是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爲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却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遠看不出底細來。

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旺盛，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聖慮』。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書籍很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脚。最初啓示了我的琳瑯秘室叢書裏的兩部茅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於『華夷』的處所。這一定是四庫本刪改了的；現在連影宋本的茅亭客話也已出版，更足據爲鐵證，不過倘不和四庫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琳瑯秘室叢書我是在圖書館裏看的，自己沒有，現在去買起來又嫌太貴，因此也舉不出例來。

但還有比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陸續出版的四部叢刊續編，自然應該說是一部新的古董書，但其中却保存着滿清殺中國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三條就為清代刻本中所沒有。所刪的是怎樣內容的文章呢？為惜紙墨計，現在只摘錄一條容齋三筆卷三裏的北狄俘虜之苦在這裏——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分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盧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凶殘。據此一條，可見俞正燮入金朝於仁君之列，是不確的了，他們不過是一掃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爲奴隸，而自己則是主子。但是，這校勘，是用清朝的書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庫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確鑿，還有一部也是四部叢刊續編裏的影舊抄本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在這裏，卷末就有單將負薪對一篇和四庫本相對比，以見一斑的實證，現在摘錄幾條在下面，大抵非刪則改，語意全非，彷彿宋 臣晁說之，已在對金人戰慄，囁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

舊抄本

金賊以我疆場之臣無狀，斥墮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結河東。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以百騎却虜鼻將……

彼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亦有掉瓦恐怖之號，顧弗之懼哉！

我取而殲焉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謂敢眦視中國之地於今日也。忍棄上皇之子於胡虜乎？

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鬥爭，是其犬羊猖吠咋嚙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帳，大小見於史冊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財富而自底滅亡者也。今此小醜不指日而滅亡，是無天道也。

視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侍帳中，遠近膽落，不暇寒心。

四庫本

金人擾我疆場之地，邊城斥堠不明，遂長驅河北，盤結河東。爲上下臣民之大恥……

以百騎却遼梟將，

彼金人雖甚強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嚴，顧弗之懼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謂竟釀患滋禍，一至於今日也。忍棄上皇之子於異地乎？

（無）

遂其報復之心，肆其凌侮之意。故相家皆攜老極幼，棄其籍而去，焚掠之餘，遠近膽落，不暇寒心。

卽此數條，已可見「賊」「虜」「犬羊」是諱的；說金人的淫掠是諱的；「夷狄」當然要諱，但也不許看見「中國」兩個字，因為這是和「夷狄」對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種族思想來的。但是，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讀者不自改，尙存舊文，使我們至今能夠看見晁氏的真面目，在現在說起來，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憤懣」的了。

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

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着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三

對於清朝的憤懣的從新發作，大約始於光緒中，但在文學界上，我沒有查過以誰爲『禍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滿的驍將著名的，然而在他那尙書的未改訂本中，還承認滿人可以主中國，稱爲『客帝』，比於嬴秦的『客卿』。但是，總之，到光緒末年，翻印的不利於清朝的古書，可是陸續出現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說，在再版的『尙書』裏，『刪而存此篇』；後來這書又改名爲檢論，我却不知道是否還是這辦法。留學日本的學生們中的有些人，也在圖書館裏搜尋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獻。那時印成一大本的有漢聲，是湖北學生界的增刊，面子上題着四句集文選句：『舒懷舊之積念，發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來了。第四句是『振大漢之天聲。』無古無今，這種文獻，倒是總要在外國的圖書館裏抄來的。

我生長在偏僻之區，毫不知道什麼是滿漢，只在飯店的招牌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聽人講「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講述了，最多的是「打長毛」。我家裏有一個年老的女工，她說長毛時候，她已經十多歲，長毛故事要算她對我講得最多，但她並無邪正之分，只說最可怕的東西有三種，一種自然是「長毛」，一種是「短毛」，還有一種是「花綠頭」。到得後來，我才明白後兩種其實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經驗上，是和長毛並無區別的。給我指明長毛之可惡的倒是幾位讀書人，我家裏有幾部縣志，偶然翻開來看，那時殉難的烈士烈女的名冊就有一兩卷，同族裏的人也有幾個被殺掉的，後來封了「世襲雲騎尉」，我於是確切的認定了長毛之可惡。然而，真所謂「心事如波濤」罷，久而久之，由於自己的閱歷，證以女工的講述，我竟決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兇手，究竟是長毛呢，還是「短毛」或「花綠頭」了。我真很慕羨「四十而不惑」的聖人的幸福。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

才穩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譚，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辟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要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着，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稍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裏，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着犯人的辮子的形像，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

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 tail——豬尾巴。這一句話現在是早不聽見了，那意思，似乎也不過說人頭上生着豬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國人自己一鬮嘴，便彼此互罵為『豬糞』的，還要客氣得遠。不過那時的青年，好像涵養工夫沒有現在的深，也還未懂得『幽默』，所以聽起來實在覺得刺耳。而且對於擁有二百餘年歷史的辮子的模樣，也漸漸的覺得並不雅觀，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

又打起來拖在背後，真好像做着好給別人來拔着牽着的柄子。對於牠終於懷了惡感，我看也是人情之常，不足怪的。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裏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只以爲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默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爲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

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爲什麼；大則指爲『裏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於這麼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麼，他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

我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却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爲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爲『裏通外國』的人，於是我所受的無辯之災，以在故鄉爲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裏，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髮，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裏面，忽然起了剪辮子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裏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却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雙十，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

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得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

四

然而辮子還有一場小風波，那就是張勳的「復辟」，一不小心，辮子是又可以種起來的，我曾見他的辮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對於沒辮子的人們真是氣燄萬丈。幸而不幾天就失敗了，使我們至今還可以剪短，分開，披落，燙捲……

張勳的姓名已經黯淡，「復辟」的事件也逐漸遺忘，我曾在風波裏提到他，別的作品上卻似乎沒有見，可見早就受人不注意。現在是，連辮子也日見稀少，將與周鼎彝、商彝同列，漸有賣給外國的資格了。

我也愛看繪畫，尤其是人物。國畫呢，方巾長袍，或短褐椎結，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

的辮子；洋畫呢，歪臉漢子，肥腿女人，也從沒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這回見了幾幅鋼筆畫和木刻的阿Q像，這才算遇到了在藝術上的辮子，然而是一條生得合式的。想起來也難怪，現存的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他生下來已是民國，就是三十歲的，在辮子時代，也不過四五歲，當然不會深知道辮子的底細了。

x

x

x

x

一星期前，我在病後雜誌裏說到鐵氏二女的詩。據杭世駿說，鐵謙益編的歷朝詩集裏是有的，但我沒有這書，所以只引了訂譌類編完事。今天四部叢刊編的明遺民彭孫貽著齋集出版了，後附明詩抄，却有鐵氏長女詩在裏面，現在就照抄在這里，並將范昌期原作，與所謂鐵女詩不同之處，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較。照此看來，作偽者實不過改了一句，並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

教坊獻詩

教坊脂粉（落籍）洗鉛華，一片閒（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空）有恨，故園歸去已

(却)無家。雲鬟半挽(髻)臨粧(青)鏡，兩淚空流(頻彈)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
(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與訴(爲賦)琵琶。

但俞正燮癸巳類稿又據茅大芳希董集言「鐵公妻女已死殉」并記或一說云，「鐵二子，無女。」那麼，連鐵鉉有無女兒，也都成爲疑案了。兩個近視眼論扁額上字，辯論一通，其實連扁額也沒有掛，原也是能有的事實。不過鐵妻死殉之說，我以爲是粉飾的。弇州史料所記，奏文與上諭具存，王世貞明人，決不敢捏造。

倘使鐵鉉真的並無女兒，或有而實已自殺，則由這虛構的故事，也可以窺見社會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難者家族中，無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殺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鐵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淪教坊，終覺於心不安，所以還是和尋常女子不同，因獻詩而配了士子。這和小生落難，下獄挨打，到底中了狀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我要騙人

疲勞到沒有法子的時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現世的作家，要模做一下來試試。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貝類一樣，外面非有殼不可的。而且還得有清水。淺間山邊，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罷，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爲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作爲窮餘的一策，我近來發明了別樣的方法了，這就是騙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個水兵，在關北被殺了。忽然有了許多搬家的人，汽車租錢之類，都貴了好幾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國人，外國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馬路旁邊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裏，非常之冷靜，再沒有賣食物的小商人了，只聽得有時從遠處傳來着犬吠。然而過了二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毆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車

夫和洋車夫，日本的報章，中國的報章，都異口同聲的對於搬了家的人們給了一個『愚民』的徽號。這意思就是說，其實是天下太平的，只因爲有這樣的『愚民』，所以把頗好的天下，弄得亂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終沒有動，並未加入『愚民』這一夥裏。但這並非爲了聰明，却只因爲懶惰。也會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戰爭——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歡稱爲『事變』似的——的火線下，而且自由早被剝奪，奪了我的自由的權力者，又拿着這飛上空中了，所以無論跑到那里去，都是一個樣。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無論那一國人都指這爲可笑的缺點。然而懷疑並不是缺點。總是疑，而並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我是中國人，所以深知這秘密。其實是在下着斷語的，而這斷語，乃是到底還是不可信。但後來的事實，却大抵證明了這斷語的確。中國人，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沒有搬家，也並不是因爲懷着天下太平的確信，說到底，仍不過爲了無論那裏都一樣的危險的緣故。五年以前翻閱報端，看見過所記的孩子的死屍的數目之多，和從不見有記着交換俘虜的事，至今想起來，也還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毆打車夫，還是極小的事情。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清淨的人物的。現在單是這模樣就完事，總算好得很。

但當大家正在搬家的時候，我也沒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熱鬧，或者坐在家裏讀世界文學史之類的心思。走遠一點，到電影院裏散悶去。一到這裏，可真是天下太平了。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處所。我剛要跨進大門，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學生，在募集水災的捐款，因為冷，連鼻子尖也凍得通紅。我說沒有零錢，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後，付給她一塊錢。這回是非常高興了，稱讚我道：『你是好人，』還寫給我一張收條。只要拿着這收條，就無論到那裏，都沒有再出捐款的必要。于是我，就是所謂『好人』也輕鬆的走進裏面了。

看了什麼電影呢？現在已經絲毫也記不起。總之，大約不外乎一個英國人，爲着祖國，征服了印度的殘酷的會長，或者一個美國人，到亞非利加去，發了大財，和絕世的美人結婚之類罷。這樣的消遣了一些時光，傍晚回家，又走了靜悄悄的環境。聽到遠地裏的犬吠聲。女孩

子的滿足的表情和相貌，又在眼前出現，自己覺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來，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麼一樣。

誠然，兩三年前，是有過非常的水災的，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幾個月或半年都不退。但
我又知道，中國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機關，每年從人民收着稅錢，在辦事。但反而出了一樣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個團體演了戲來籌錢，因為後來只有二十幾元，衙門就發怒不肯要。連被水災所害的難民成羣的跑到安全之處來，說是有害治安，就用機關槍去掃射的話也都聽到過。恐怕早已統統死掉了罷。然而孩子們不知道，還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費，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歡。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煙捲也不夠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裏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瀾漫的孩子的喜歡罷了。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

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答道真有的罷。

然而這一天的後來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爲孩子和老人不同，騙她是不應該

似的。想寫一封公開信，說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釋誤解，但又想到橫豎沒有發表之處，于是中止了。時候已是夜裏十二點鐘。到門外去看了一下。已經連人影也看不見。只在一家簷下，有一個賣餛飩的，在和兩個警察談閒天。這是一個平時不大看見的特別窮苦的肩販，存着的材料多得很，可見他並無生意。用兩角錢買了兩碗，和我的女人兩個人分喫了。算是給他賺一點錢。

莊子曾經說過：『乾下去的（曾經積水的）車轍裏的鮒魚，彼此用唾沫相溼，用溼氣相噓』——然而他又說：『倒不如在江湖裏，大家互相忘却的好。』

可悲的是我們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騙起人來了。如果這騙人的學問不畢業，或不中止，恐怕是寫不出圓滿的文章來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業，又未中止之際，遇到山本社長了。因為要我寫一點什麼，就在禮儀上，答道『可以的。』因為說過『可以』，就應該寫出來，不要使他失望，而到底也還是寫了騙人的文章。

寫着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麼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爲排日即國賊——因爲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着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

單是自己一個人的過慮也說不定：要彼此看見和瞭解真實的心，倘能用了筆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謂眼淚洗明了眼睛那樣的便當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這樣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這是可以悲哀的。一面寫着漫無條理的文章，一面又覺得對不起熱心的讀者了。

臨末，用血添寫幾句個人的豫感，算是一個答禮罷。

寫於深夜裏

一 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之入中國

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牆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經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些裏面，各各藏着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也有幾個人懂得這意義。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創刊不久便被禁止的雜誌『北斗』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畫，是一個母親，悲哀的閉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這是珂勒惠支教授(Prof. Käthe Kollwitz)的木刻連續畫『戰爭』的第一幅，題目叫作『犧牲』也是她的版畫紹介進中國來的第一幅。

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紀念。他是我的學生和朋友，一同紹介外國文藝的人。尤喜歡木刻，曾經編印過三本歐美作家的作品，雖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爲了什麼，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龍華和別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鎗斃。當時的報章上毫無記載，大約是不敢，也不能記載，然而許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間了，因爲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雙目失明的母親，我知道她一定還以爲她的愛子仍在上海翻譯和校對。偶然看到德國書店的目錄上有這幅「犧牲」，便將牠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無言的紀念。然而，後來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覺得所含的意義的，不過他們大抵以爲紀念的是被害的全羣。

這時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集正在由歐洲走向中國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懇的紹介者却早已睡在土裏了，我們連地點也不知道。好的，我一個人來看。這裏面是窮困，疾病，饑餓，死亡……自然也有掙扎和爭鬥，但比較的少；這正如作者的自畫像，臉上雖有憎惡和憤怒，而更多的是慈愛和悲憫的相同。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損害的」(Insulted and injured)的母親的心的圖像。這類母親，在中國的指甲還未染紅的鄉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

往嚙笑她，說做母親的只愛不中用的兒子。但我想，她也是愛中用的兒子的，只因爲既然強壯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孩子去了。

現在就有她的作品的複印二十一幅，來作證明；並且對於中國的青年藝術學徒，又有這樣的益處的——

一、近五年來，木刻已頗流行了，雖然時時受着迫害。但別的版畫，較成片段的，却只有一本關於卓倫 (Audes FURN) 的書。現在所介紹的全是銅刻和石刻，使讀者知道版畫之中，又有這樣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畫之類更加普遍，而且看見和卓倫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內容。

二、沒有到過外國的人，往往以爲白種人都是對人來講耶穌道理或開洋行的，鮮衣美食，一不高興就用皮鞋向人亂踢。有了這畫版，就明白世界上其實許多地方都還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是和我們一氣的朋友，而且還有爲這些人們悲哀叫喊和戰鬥的藝術家。

三、現在中國的報紙上多喜歡登載張口大叫着的希特拉像，當時是暫時的，照相上却

永久是這姿勢，多看就令人覺得疲勞。現在由德國藝術家的畫集，却看見了別一種人，雖然並非英雄，却可以親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覺得美，愈覺得有動人之方。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後的滿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後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國式計算起來，她是七十歲了，這也可以算作一個紀念。作者雖然現在也只能守着沈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遠東的天下出現了。是的，爲人類的藝術，別的力量是阻擋不住的。

二 略論暗暗的死

這幾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個人是極其慘苦的事。

中國在革命以前，死囚臨刑，先在大街上通過，于是他或呼冤，或罵官，或自述英雄行爲，或說不怕死。到壯美時，隨着觀看的人們，便喝一聲采，後來還傳述開去。在我年青的時候，常聽到這種事，我總以爲這情形是野蠻的，這辦法是殘酷的。

新近在林語堂博士編輯的『宇宙風』裏，看到一篇銖堂先生的文章，却是別一種見解。他認為這種對死囚喝采，是崇拜失敗的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羣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永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的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來成功的帝王，欲維持幾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殘害幾萬幾十萬無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時的懾服。』

殘害了幾萬幾十萬人，還只『能博得一時的懾服』，爲『成功的帝王』設想，實在是大大可悲哀的：沒有好法子。不過我並不想替他們劃策，我們由此悟到的，乃是給死囚在臨刑前可以當衆說話，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還有力量的證據，所以他有膽放死囚開口，給他在臨死之前得到一個自誇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場。我先前只以爲『殘酷』還不是確切的判斷，其中是含有一點恩惠的。我每當朋友或學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畢命于幾個屠夫的手裏，也一定比當衆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祕密殺人的，他只祕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調笑。就得就要失敗了，才又增加一件祕密：他的財產的數目和安放的處所；再下去，這才加到第三件，祕密的殺人。這時他也如銖堂先生一樣，覺得民衆自有好惡，不論成敗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種祕密法，是即使沒有策士的獻議，也總有一時要採用的，也許有些地方還已經採用。這時街道文明了，民衆安靜了，但我們試一推測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慘苦。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Dante's Divine Comedy)到『地獄』(Inferno)篇，就驚異于這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歷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

三 一個童話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DZZ”有爲紀念海涅 Heine 死後八十年，勃萊兌勒(Willi Bredel)所作的『一個童話』，很愛這個題目，也來寫一篇。

有一個時候，有一個這樣的國度。權力者壓服了人民，但覺得他們倒是強敵了，拼音字好像機關鎗，木刻好像坦克車；取得了土地，但規定的車站上不能下車，地面上也不能走了，總得在空中飛來飛去；而且皮膚的抵抗力也衰弱起來，一有緊要的事情，就傷風，同時還傳染給大臣們，一齊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還不止一部，然而都是都不合于實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須查考向來沒有印過的字典。這裏面很有新奇的解釋，例如：『解放』就是『鎗斃』；『托爾斯泰主義』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親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爲防學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堅固的磚牆』；『道德』條下注云：『不准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條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裏，用飛機載炸彈向「匪賊」頭上擲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學者，往各國探訪了現行律，摘取精華，編纂而成的，所以沒有一國，能有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頭有一頁白紙，只有見過沒有印出的字典的人，纔能夠看出字來，首先計三條：一，或從寬辦理；二，或從嚴辦理；三，或有時全不適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犯人，在開庭時候是決不抗辯的，因為壞人纔愛抗辯，一辯即不免『從嚴辦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人，是決不上訴的，因為壞人纔愛上訴，一上訴即不免『從嚴辦理』。

有一天的早晨，許多軍警圍住了一個美術學校。校裏有幾個中裝和西裝的人在跳着，翻着，尋找着，跟隨他們的也是警察，一律拿着手鎗。不多久，一位西裝朋友就在寄宿舍裏抓住了一個十八歲的學生的肩頭。

『現在政府派我們到你們這裏來檢查，請你……』

『你查罷！』那青年立刻從牀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條箱來。

這裏的青年是積多年的經驗，已頗聰明了的，什麼也不敢有。但那學生究竟只有十八歲，終於被在抽屜裏搜出幾封信來了，也許是因為那些信裏面說到他的母親的困苦而死，一時不忍燒掉罷。西裝朋友便仔仔細細的一字一字的讀着，當讀到『……世界是一檣喫人的筵席，你的母親被喫去了，天下無數無數的母親也會被喫去的……』的時候，就把眉

頭一揚，摸出一枝鉛筆來，在那些字上打着曲線，問道：

『這是怎麼講的？』

『……………』

『誰喫你的母親？世上有人喫人的事情嗎？我們喫你的母親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爲鎗彈，打了過去的樣子。

『那裏……………這……………那裏……………這……………』青年發急了。

但他並不把眼珠射出去，只將信一招，塞在衣袋裏；又把那學生的木版，木刻刀和拓片『鐵流』、『靜靜的頓河』剪貼的報，都放在一處，對一個警察說：

『我把這些交給你！』

『這些東西裏有什麼呢，你拿去？』青年知道這並不是好事情。

但西裝朋友只向他瞥了一眼，立刻順手一指，對別一個警察命令道：

『我把這個交給你！』

警察的一跳好像老虎，一把抓住了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寄宿舍的大門口去了。門外還有兩個年紀相仿的學生，背脊上都有一隻勇壯巨大的手在抓着。旁邊圍着一大層教員和學生。

四 又是「個童話」

有一天的早晨的二十一天之後，拘留所裏開審了。一間陰暗的小屋子裏，上面坐着兩位老爺，一東一西。東邊的一個是馬褂，西邊的一個是西裝，不相信世上有人喫人的事情的樂天派，錄口供的警察吆喝着連抓帶拖的弄進一個十八歲的學生來，蒼白臉，髒衣服，站在下面馬褂問過他的姓名，年齡，籍貫之後，就又問道：

「你是木刻研究會的會員麼？」

「是的。」

「誰是會長呢？」

「Oh……正的，且……副的。」

「他們現在在那裏？」

「他們都被學校開除了，我不曉得。」

「你爲什麼要鼓勵風潮呢，在學校裏？」

「阿……」青年只驚叫了一聲。

「哼。」馬樹隨手拿出一張木刻的肖像來給他看，「這是你刻的嗎？」

「是的。」

「刻的是誰呢？」

「是一個文學家。」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盧那却爾斯基。(Lunacharsky)』

「他是文學家？——他是那一國人？」

『我不知道！』這青年想逃命，說謊了。

『不知道你不要騙我！這不是露西亞人嗎？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露西亞紅軍軍官嗎？我在露西亞的革命史上親眼看見他的照片的呀！你還想賴？』

『那裏！』青年好像頭上受到了鐵椎的一擊，絕望的叫了一聲。

『這是應該的，你是普羅藝術家，刻起來自然要刻紅軍軍官呀！』

『那裏……這完全不是……』

『不要強辯了，你總是「執迷不悟」！我們很知道你在拘留所裏的生活很苦，但你得從實說來，好使我們早些把你送給法院判決——監獄裏的生活比這裏好得多。』

青年不說話——他十分明白了說和不說一樣。

『你說，』馬褂又冷笑了一聲，『你是CP，還是CY？』

『都不是的。這些我什麼也不懂！』

『紅軍軍官會刻，CP，CY就不懂了！人這麼小，却這麼的刁頑去！』于是一隻手順勢

向前一擺，一個警察很聰明而熟練的提着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寫到這裏，似乎有些不像童話了。但如果不稱牠爲童話，我將稱牠爲什麼呢？特別的只在我說得出這事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五 一封真實的信

敬愛的先生：

你問我出了拘留所以後的事情麼，我現在大略敘述在下面——

在當年的最後一月的最後一天，我們三個被××省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開檢查庭。這檢察官的審問很特別，只問了三句：

「你叫什麼名字？」——第一句：

「今年幾歲？」——第二句：

「你是那裏人？」——第三句。

開完了這樣特別的庭，我們又被法院解到了軍人監獄。有誰要看統治者的統治藝術的全般的麼？那只要到軍人監獄裏去。他的虐殺異己，屠戮人民，不慘酷是不快意的，時局一緊張，就拉出一批所謂重要的政治犯來鎗斃，無所謂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于危急的時候，曾在三刻鐘之內，打死了二十二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也鎗斃了不少。刑場就是獄裏的五畝大的菜園，囚犯的屍體，就靠栽埋在菜園裏，上面栽起菜來，當作肥料用。

約莫隔了兩個半月的樣子，起訴書來了。法官只問我們三句話怎麼可以做起訴書的呢？可以的原文雖然不在手頭，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條目已經忘記了——

「……Ch……H所組織之木刻研究會，係受共黨指揮，研究普羅藝術之團體也。被告等皆為該會會員，……核其所刻，皆為紅軍軍官及勞動饑餓者之景象，藉以鼓動階級鬭爭而示無產階級必有專政之一日……」

之後，沒有多久，就開審判庭。庭上一字兒坐着老爺五位，威嚴得很。然而我倒並不怎樣的手足無措，因為這時我的腦子裏浮出了一幅圖畫，那是陀密埃（Henri Daumier）的

「法官，真使我讚歎！」

審判庭開後第八日，開最後的判決庭，宣判了。判決書上所開的罪狀，也還是起訴書上的那麼幾句，只在牠的後半段裏，有——

「核其所爲，當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條，刑法第百各十各條第各款，各處有期徒刑五年……然被告等皆年幼無知，誤入歧途，不無可憫，特依各減法第各千各百各十各條第各款之規定，各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於判決書送到後十日以內，不服上訴……」云云。

我還用得到「上訴」麼？「服」得很！反正這是他們的法律！

總結起來，我從被捕到放出，竟游歷了三處殘殺人民的屠場。現在，我除了感激他們不砍我的頭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幾多的知識。單在刑罰一方面，我才曉得現在的中國有：一，抽籐條，二，老虎橈，都還是輕的；三，踏槓，是叫犯人跪下，把鐵槓放在他的腿彎上，兩頭站上彪形大漢去，起先兩個，逐漸加到八人；四，跪火鍊，是把燒紅的鐵鍊盤在地上，使犯人

跪上去；五，還有一種叫『噢』的，是從鼻孔裏灌辣椒水，火油，醋，燒酒……六，還有反綁着犯人的手，另用細麻繩縛住他的兩個大拇指，高懸起來，吊着打，我叫不出這刑罰的名目。

我認爲最慘的還是在拘留所裏和我同籠的一個年青的農民。老爺硬說他是紅軍軍長，但他死不承認。呵，來了，他們用縫衣針線在他的指甲縫裏，用榔頭敲進去。敲進去了一隻，不承認，敲第二隻，仍不承認，又敲第三隻……第四隻……終於十隻指頭都敲滿了。直到現在，那青年的慘白的臉，凹下的眼睛，兩隻滿是鮮血的手，還時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難于忘却！使我苦痛……

然而，入獄的原因，直到我出來之後才查明白。禍根是在我們學生對於學校有不滿之處，尤其是對於訓育主任，而他却是省黨部的政治情報員。他爲了要鎮壓全體學生的不滿，就把僅存的三個木刻研究會會員，抓了去做示威的犧牲了。而那個硬派盧那却爾斯基爲紅軍軍官的馬樹老爺，又是他的姐夫。多麼便利呵！

寫完了大略，抬頭看看窗外，一地慘白的月色，心裏不禁漸漸地冰涼了起來。雖然我自

已還並不怎樣的怯弱，然而，我的心涼起來了……

願你的身體康健！

我的第一個師父

不記得是那一部舊書上看來的了，大意說是有位道學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拼命鬧佛，却名自己的小兒子爲「和尚」。有一天，有人拿這件事來質問他。他回答道：「這正是表示輕賤呀！」那人無話可說而退云。

其實，這位道學先生是詭辯。名孩子爲「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國有許多妖魔鬼怪，專喜歡殺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賤，他們才放手，安心。和尚這一種人，從和尚的立場看來，會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從讀書人的立場一看，他們無家無室，不會做官，却是下賤之流。讀書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見當然和讀書人相同，所以也就不來攪擾了。這和名孩子爲阿貓阿狗，完全是一樣的意思：容易養大。

還有一個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爲師，也就是捨給寺院了的意思，然而並不放在寺院

裏。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希爲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爲師了。拜師是否要贄見禮，或者布施什麼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後來我也偶爾用作筆名，並且在『酒樓上』這篇小說裏，贈給了恐嚇自己的姪女的無賴；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用各種破布拚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歷本，鏡子，銀篩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種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沒有死。

不過，現在法名還在，那兩件法寶却早已失去了。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篩，是那時的惟一的紀念。仔細一看，原來那篩子圓徑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太極圖，上面一本書，下面一卷畫，左右綴着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我於是恍然大悟，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糊的東西的。因爲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於買了兩面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綴着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餘了，

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使我記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爲「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尚是不應該留鬚的，他却有兩縷下垂的小鬍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唸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鉢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唸經，因爲是住持，只管着寺裏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髮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師母，就是他的老婆。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塊牌位，用金字寫着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我是徒弟，他是師，決不能抗議，而在那時，也決想不到抗議，不過覺得似乎有點古怪。但我是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面時候，他已經大約有四十歲了，是一位胖胖的師母，穿

着玄色紗衫褲，在自己家裏的院子裏納涼，她的孩子們就來和我玩耍。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喫，——自然，這也是我所以愛她的一個大原因；用高潔的陳源教授的話來說，便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

不過我的師母在戀愛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戀愛』這是現在的術語，那時我們這偏僻之區只叫作『相好』。詩經云：『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起源是算得很古，離文武周公的時候不怎麼久就有了的，然而後來好像並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話。這且不管牠罷。總之，聽說龍師父年青時，是一個很漂亮而能幹的和尙，交際很廣，認識各種人。有一天，鄉下做社戲了，他和戲子相識，便上臺替他們去敲鑼，精光的頭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風頭十足。鄉下人大抵有些頑固，以為和尚是只應該唸經拜懺的，臺下有人罵了起來，師父不甘示弱，也給他們一個回罵。於是戰爭開幕，甘蔗梢頭雨點似的飛上來，有些勇士，還有進攻之勢，『彼衆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張的躲進一家人家去。而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婦，以後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總而言之，她後來就是我的師母。

自從『宇宙風』出世以來，一向沒有拜讀的機緣，近幾天才看見了『春季特大號』其中有一篇銖堂先生的『不以成敗論英雄』，使我覺得很有趣。他以爲中國人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羣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永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話，說中國民族富於同化力，所以遼金元清都並不會征服中國。其實無非是一種惰性，對於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罷了。』我們怎樣來改悔這『惰性』呢？現在姑且不談，而且正在替我們想法的人們也多得很。我只要說那位寡婦之所以變了我的師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敗論英雄』。鄉下沒有活的岳飛或文天祥，所以一個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頭中，從戲臺逃下，也就是一個貨真價值的失敗的英雄，她不免發現了祖傳的『惰性』，崇拜起來，對於追兵，也像我們的祖先的對於遼金元清的大軍似的，『不承認成功的英雄』了。在歷史上，這結果，是正如銖堂先生所說：『乃是中國的社會不樹威是難得帖服的，』所以活該有『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那時的鄉下人，却好像並沒有『樹威』，走散了，

自然，也許是他們料不到躲在冢裏。

因此我有了三個師兄，兩個師弟。大師兄是窮人的孩子，捨在寺裏，或是賣在寺裏的；其餘的四個，都是師父的兒子，大和尚的兒子做小和尚，我那時倒並不覺得怎麼稀奇。大師兄只有單身；二師兄也有家小，但他對我守着祕密，這一點，就可見他的道行遠不及我的師父，他的父親了。而且年齡都和我相差太遠，我們幾乎沒有交往。

三師兄比我恐怕要大十歲，然而我們後來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擔心。還記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經，想來未必深通什麼大乘教理，在剃得精光的顛門上，放上兩排艾絨，同時燒起來，我看是總不免要叫痛的，這時善男信女，多數參加，實在不大雅觀，也失了我做師弟的體面。這怎麼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彷彿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樣。然而我的師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說戒律，不談教理，只在當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師兄去，厲聲吩咐道：「拼命熬住，不許哭，不許叫，要不然，腦袋就炸開，死了！」這一種大喝，實在比什麼「妙法蓮花經」或「大乘起信論」還有力，誰高興死呢，於是儀式很莊嚴的進行，雖然兩眼

比平時水汪汪，但到兩排艾絨在頭頂上燒完的，確一聲也不出。我噓一口氣，真所謂「如釋重負」，善男信女們也個個「合十讚歎，歡喜布施，頂禮而散」了。

出家人受了大戒，從沙彌升爲和尚，正和我們在家人行過冠禮，由童子而爲成人相同。成人願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爲和尚只記得釋迦牟尼或彌勒菩薩，乃是未曾拜和尚爲師，或與和尚爲友的世俗的謬見。寺裏也有確在修行，沒有女人，也不喫葷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師兄卽是其一，然而他們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總是鬱鬱不樂，他們的一把扇或一本書，你一動他就不高興，令人不敢親近他。所以我所熟識的，都是有女人，或聲明想女人，吃葷，或聲明想喫葷的和尚。

我那時並不詫異三師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樣的女人。人也許以爲他想的的是尼姑罷，並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當。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這「相思」或「單相思」——卽今之所謂「單戀」也——的媒介的是「結」。我們那裏的閩人家，一有喪事，每七日總要做一些法事，有一個七日，是要舉行「解

結』的儀式的，因為死人在未死之前，總不免開罪於人，存着冤結，所以死後要替他解散。方法是這天拜全經懺的傍晚，靈前陳列幾盤東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盤，是用麻線或白頭繩，穿上十來文錢，兩頭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結式之類的複雜的，頗不容易解開的結子。一羣和尚便環坐桌旁，且唱且解，解開之後，錢歸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結也從此完全消失了。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誰都這樣辦，並不為奇，大約也是一種『惰性』。不過解結是並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測，個個解開的，倘有和尚以為打得精緻，因而生愛，或者故意打得結實，很難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個落到僧袍的大袖子裏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結，到地獄裏去吃苦。這種寶結帶回寺裏，便保存起來，也時時鑒賞，恰如我們的或亦不免偏愛着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樣。當鑒賞的時候，當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結子的是誰呢？男人不會，奴婢不會，有這種本領的，不消說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沒有文學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免親物思人，所謂『時涉遐想』起來，至於心理狀態，則我雖會拜和尚為師，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細，只記得三師兄曾經不得已而分給我幾個，有些實在打得精奇，有些則

打好之後，浸過水，還用剪刀柄之類砸實，使和尚無法解散。解結，是替死人設法的，現在却和尚爲難，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麼意思。這疑問直到二十年後，學了一點醫學，才明白原來是給和尚喫苦，頗有一點虐待異性的病態的。深閨的怨恨，會無線電似的報在佛寺的和尚身上，我看道學先生可還沒有料到這一層。

後來，三師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還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嚴守祕密，道行遠不及他的父親了。這時我也長大起來，不知道從那裏，聽到了和尚應守清規之類的古老話，還用這話來嘲笑他，本意是在耍他受窘。不料他竟一點不窘，立刻用『金剛怒目』式，向我大喝一聲道：

『和尚沒有老婆，小菩薩那裏來！』

這真是所謂『獅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啞口無言。我的確早看見寺裏有丈餘的大佛，有數尺或數寸的小菩薩，却從未想到他們爲什麼有大小。經此一喝，我才徹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薩的來源，不再發生疑問。但要找尋三師兄，從此却艱難了。

一點，因為這位出家人，這時就有了三個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我的師父，在約略四十年前已經去世；師兄弟們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們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們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薩，而且有些小菩薩又有小菩薩了。

阿金

近幾時我最討厭阿金。

她是一個女僕，上海叫娘姨，外國人叫阿媽；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國人。

她有許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陸續到她窗下來，「阿金，阿金！」的大聲的叫；這樣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頗有幾個姘頭；她曾在後門口宣布她的主張：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呢？

……

不過這和我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後門，斜對着我的前門，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來，我總受些影響，有時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時竟會在稿子上寫一個「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進出，必須從她家的曬臺下走過，而她大約是不喜歡走樓梯的，竹竿，木板，還有別的什麼，常常從曬臺上直摔下來使我走過的時候，必須十分小心，先看一看這位阿

金可在曬臺上面，倘在，就得遠遠些。自然，這是大半爲了我膽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錢，但我們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國人，被打得頭破血出，固然不成問題，即使死了，開同鄉會，打電報也都沒有用的；——況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

半夜以後，是別一種世界，還剩着白天脾氣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經三點半鐘了，我在譯一篇東西，還沒有睡覺。忽然聽得路上有人低聲的在叫誰，雖然聽不清楚，却並不是叫阿金，當然也不是叫我。我想：這麼遲了，還有誰來叫誰呢？同時也站起來，推開樓窗去看去了，却看見一個男人，望着阿金的繡閣的窗，站着。他沒有看見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關窗退回的時候，斜對面的小窗開處，已經現出阿金的上半身來，並且立刻看見了我，向那男人說了一句不知道什麼話，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揮，那男人便開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似的，書譯不下去了，心裏想：以後總要少管閒事，要煉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炸彈落於側而身不移……

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麼影響，因爲她仍然嘻嘻哈哈。不過這是晚快邊才得到的

結論，所以我真是負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這時我很感謝阿金的大度，但同時又討厭了她的大聲會議，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來，四圍的空氣也變得擾動了，她就有這麼大的力量。這種擾動，我的警告是毫無效驗的，她們連看也不對我看一看。有一回，鄰近的洋人說了幾句洋話，她們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來了，用腳向各人亂踢，她們這才逃散，會議也收了場。這踢的效力，大約保存了五六夜。

此後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擾動又擴張了開去，阿金和馬路對面一家煙紙店裏的老女人開始奮鬪了，還有男人相幫。她的聲音原是響亮的，這回就更加響亮，我覺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間門面以外的人們聽見。不一會，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論戰的將近結束的時候當然要提到「偷漢」之類，那老女人的話我沒有聽清楚，阿金的答覆是：

「你這老×沒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這恐怕是實情，看客似乎大抵對她表同情，「沒有人要」的老×戰敗了。這時踱來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兩手，看了一會，就來把看客們趕開；阿金趕緊迎上去，對他講了一連串

的洋話。洋巡捕注意聽完之後，微笑的說道：

『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並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過去了。這一場巷戰就算這樣的結束。但是，人間世的糾紛又並不能解決得這麼乾脆，那老×大約是也有一點勢力的。第二天早晨，那離阿金家不遠的也是外國人家的西窻，忽然向阿金逃來，後面追着三個彪形大漢。西窻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約他被他們誘出外面，又給人堵住後門，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愛人這裏來了，愛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戲劇裏的彼爾·干德，就是失敗之後，終於躲在愛人的裙邊，聽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璠威女子，她無情也沒有魄力。獨有感覺是靈的，那男人剛要跑到的時候，她已經趕緊把後門關上了。那男人於是進了絕路，只得站住。這好像也頗出了彪形大漢們的意料之外，顯得有些躊躇；但終於一同舉起拳頭，兩個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給了三拳，彷彿也並不怎麼重，一個在他臉上打了一拳，却使牠立刻紅起來。這一場巷戰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觀戰者也不多，勝敗兩

軍，各自走散，世界又從此暫時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為我曾經聽人說經所謂「和平」不過是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日。

但是，過了幾天，阿金就不再見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覆。補了她的缺的是一個胖胖的，臉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氣的娘姨，已經二十多天，還很安靜，只叫了賣唱的兩個窮人唱過一回「奇葛隆冬強」的「十八摸」之類，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餘閒，享點清福，誰也沒有話說的。只可惜那時又招集了一羣男男女女，連阿金的愛人也在內，保不定什麼時候又會發生巷戰，但我却也叨光聽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的歌聲，覺得很自然，比較死貓兒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遠。

阿金的相貌是極其平凡的。所謂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難記住，不到一個月，我就說不出她究竟是怎麼一副模樣來了，但是我還討厭她，想到「阿金」這兩個字就討厭；在鄰近間鬧嚷一下當然不會成這麼深響重怨。我的討厭她是因為不消幾日，她就動搖了我三十年來的信念和主張。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裏，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現在阿金却以一個貌不出衆，才不驚人的娘姨，不用一個月，就在我眼前攪亂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個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麼，其影響也就可以推見了：足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却爲了區區一個阿金，連對於人事也從新疑惑起來了，雖然聖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見阿金的偉力，和我的滿不行，我不想將我的文章的退步，歸罪於阿金的囂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議論，也很近於遷怒，但是，近幾時我最討厭阿金，彷彿她塞住了我的一條路，却是的確的。

願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國女性的模本。

出 關

老子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先生，孔丘又來了！」他的學生庚桑楚，不耐煩似的走進來，輕輕的說。

「請……」

「先生，你好嗎？」孔子極恭敬的行着禮，一面說

「我總是這樣子，」老子答道。「您怎麼樣？所有這裏的藏書，都看過了罷？」

「都看過了。不過……」孔子很有些焦躁模樣，這是他從來所沒有的。「我研究『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很長久了，夠熟透了。去拜見了七二位主子，誰也不採用。人可真是難得說明白呵。還是『道』的難以說明白呢？」

「你還算運氣哩，」老子說，「沒有遇着能幹的主子。六經這玩藝兒，只是先王的陳

迹呀。那里是弄出迹來的東西呢？你的話，可是和迹一樣。迹是鞋子踏成的，但迹難道就是鞋子嗎？停了一會，又接着說道：『白鴿們只要瞧着，眼珠子動也不動，然而自然有孕；蟲呢，雄的在上風叫，雌的在下風應，自然有孕；類是一身上兼具雌雄的，所以自然有孕。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換的；時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麼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麼都不行。』

孔子好像受了當頭一棒，亡魂失魄的坐着，恰如一段呆木頭。

大約過了八分鐘，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氣，就起身要告辭，一面照例很客氣的致謝着老子的教訓。

老子也並不挽留他，站起來扶着拄杖，一直送他到圖書館的大門外。孔子就要上車了，他才留聲機似的說道：

『您走了？您不喝點兒茶去嗎……？』

孔子答應着『是是，』上了車，拱着兩隻手極恭敬的靠在橫板上；再有把鞭子在空中

一揮，嘴裏喊一聲「都」，車子就走動了。待到車子離開了大門十幾步，老子才回進自己的屋裏去。

「先生今天好像很高興，」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邊，垂着手說。「話說的很少……」

「你說的對。」老子微微的歎一口氣，有些頹唐似的回答道。「我的話真也說的太多了。」他又彷彿突然記起一件事情來，「哦，孔丘送我的一隻雁鵝，不是曬了臘鵝了嗎？你蒸蒸吃去罷。我橫豎沒有牙齒，咬不動。」

庚桑楚出去了。老子就又靜下來，合了眼。圖書館裏很寂靜。只聽得竹竿子碰着屋簷響，這是庚桑楚在取掛在簷下的臘鵝。

一過就是三個月。老子仍舊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先生，孔丘來了哩！」他的學生庚桑楚，詫異似的走進來，輕輕的說。「他不是長久沒

來了嗎！這的來，不知道是怎的……？」

「請……」老子照例只說了一個字。

「先生，您好嗎？」孔子極恭敬的行着禮，一面說。

「我總是這樣子，」老子答道。「長久不看見了，一定是躲在寓裏用功能。」

「那里那里，」孔子謙虛的說。「沒有出門，在想着想通了一點：鴉鵲親嘴；魚兒塗口水；細腰蜂兒化別個；懷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久不投在變化裏了，這怎麼能夠變化別人呢……」

「對對！」老子道。「你想通了！」

大家都從此沒有話，好像兩段呆木頭。

大約過了八分鐘，孔子這才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氣，就起身要告辭，一面照例很客氣的致謝着老子的教訓。

老子也並不挽留他，站起來扶着拄杖，一直送他到圖書館的大門外。孔子就要上車了，

他才留聲機似的說道：

『您走了？您不喝點兒茶去嗎……？』

孔子答應着『是是，』上了車，拱着兩隻手極恭敬的靠在橫板上；再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揮，嘴裏喊一聲『都，』車子就走動了。待到車子離開了大門十步，老子才回進自己的屋裏去。

『先生今天好像不大高興，』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邊，垂着手，說。『話說的很少……』

『你說的對。』老子微微的歎一口氣，有些頹唐的回答道。『可是你不知道：我看我應該走了。』

『這爲什麼呢？』庚桑楚大吃一驚，好像遇着了晴天的霹靂。

『孔丘已經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知道能夠明白他的底細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不走，是不大方便的……』

「那麼，不正是同道了嗎？還走什麼呢？」

「不，」老子擺一擺手，「我們還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雙鞋子罷，我的是走流沙，他的
是上朝廷的。」

「但您究竟是他的先生呵！」

「你在我這裏學了這許多年，還是這麼老實，」老子笑了起來，「這真是性不能改，命不能換了。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以後就不再來，也不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頭子，背地裏還要玩花樣了呀。」

「我真想不到。但先生的看人是不會錯的……」

「不，開頭也常常看錯。」

「那麼，」庚桑楚想了一想，「我們就和他幹一下……」

老子又笑了起來，向庚桑楚張開嘴：

「您看我牙齒還有嗎？」他問。

「沒有了。」庚桑楚回答說。

「舌頭還在嗎？」

「在的。」

「懂了沒有？」

「先生的意思是說：硬的早掉，軟的却在嗎？」

「你說的對。我看你也還不如收拾收拾，回家看看你的老婆去罷。但先給我的那匹青牛刷一下，鞍轡曬一下。我明天一早就騎的。」

老子到了函谷關，沒有直走通到關口的大道，却把青牛一勒，轉入岔路，在城根下慢慢的邊着。他想爬城，城牆倒並不高，只要站在牛背上，將身一聳，是勉強爬得上的；但是青牛留在城裏，却沒法搬出城外去。倘要搬，得用起重機，無奈這時魯般和墨翟都沒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會有這玩意。總而言之：他用盡哲學的腦筋，只是一個沒有法。

然而他更料不到當他彎進岔路的時候，已經給探子望見，立刻去報告了關官。所以還不到七八丈路，一羣人馬就從後面追來了。那個探子躍馬當先，其次是關官，就是關尹喜，還帶着四個巡警和兩個簽子手。

「站住！幾個人大叫着。」

老子連忙勒住青牛，自己是一動也不動，好像一段呆木頭。

「阿呀！」關官一衝上前，看見了老子的臉，就驚叫了一聲，即刻滾鞍下馬，打着拱，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老聃館長。這真是萬想不到的。」

老子也趕緊爬下牛背來，細着眼睛，看了那人一看，含含糊糊的說：「我記性壞……」

「自然，自然，先生是忘記了的。我是關尹喜，先前因為上圖書館去查「稅收精義」曾經拜訪過先生……」

這時簽子手便翻了一通青牛上的鞍韉，又用簽子刺一個洞，伸進指頭去掏了一下，一聲不響，撇着嘴走開了。

「先生，在城圈邊溜溜？」關尹喜問。

「不，我想出去，換換新鮮空氣……」

「那很好！那好極了！現在誰都講衛生，衛生是頂要緊的。不過機會難得，我們要請先生到關上去住幾天，聽聽先生的教訓……」

老子還沒有回答，四個巡警就一擁上前，把他扛在牛背上，簽子手用簽子在牛屁股上刺了一下，牛把尾巴一捲，就放開脚步，一同向關口跑去了。

到得關上，立刻開了大廳來招待他。這大廳就是城樓的中一間，臨窗一望，只見外面全是黃土的平原，愈遠愈低；天色蒼蒼，真是好空氣，這雄關就高踞峻坂之上，門外左右全是土坡，中間一條車道，好像在峭壁之間，實在是只要一丸泥就可以封住的。

大家喝過開水，再喫餚餚。讓老子休息一會之後，關尹喜就提議要他講學了。老子早知道這是免不掉的，就滿口答應，於是轟轟了一陣，屋裏逐漸坐滿了聽講的人們。同來的八人之外，還有四個巡警，兩個簽子手，五個探子，一個書記，賬房和廚房。有幾個還帶着筆，刀，木札，

預備抄講義

老子像一段呆木頭似的坐在中央，沈默了一會，這才咳嗽幾聲，白鬚子裏面的嘴唇在動起來了。大家即刻屏住呼吸，側着耳朵聽。只聽得他慢慢的說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大家彼此面面相覷，沒有抄。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老子接着說，『常有欲以觀其竅。此二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大家顯出苦臉來了，有些人還似乎手足失措。一個簽子手打了一個大呵欠，書記先生竟打起瞌睡來，嘩哪一聲，刀筆木札，都從手裏落在席子上面了。

老子彷彿並沒有覺得，但彷彿又有些覺得似的，因為他從此講得詳細了一點。然而他沒有牙齒，發音不清，打着陝西腔，夾上湖南音，『哩』『呢』『不分，又愛說什麼』『啞』『大家還是聽不懂。可是時間加長了，來聽他講學的人，倒格外的受苦。

爲面子起見，人們只好熬着，但後來總不免七倒八歪斜，各人想着自己的事，待到講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住了口了，還是誰也不動彈，老子等了一會，就加上一句道：

「啞，完了！」

大家這才如大夢初醒，雖然因爲坐得太久，兩腿都麻木了，一時站不起身，但心裏又驚又喜，恰如遇到大赦的一樣。

於是老子也被送到廂房裏，請他去休息。他喝過幾口白開水，就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人們却還在外面紛紛議論。過不多久，就有四個代表進來見老子，大意是說他的話講的太快了，加上國語不大純粹，所以誰也不能筆記。沒有記錄，可惜非常，所以要請他補發些講義。

「來篤話啥西，俺實直頭聽弗懂！」賬房說。

「還是耐自家寫子出來末哉。寫子出來末，總算弗白嚙蛆一場哉。阿是？」書記先生

道。

老子也不十分聽得懂，但看見別的兩個把筆、刀、木札，都擺在自己的面前了，就料是一定要他編講義。他知道這是免不掉的，於是滿口答應；不過今天太晚了，要明天才開手。

代表們認這結果爲滿意，退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天氣有些陰沈沈，老子覺得心裏不舒適，不過仍須編講義，因爲他急於要出關，而出關，却須把講義交卷。他看一眼前面的一大堆木札，似乎覺得更加不舒適了。

然而他還是不動聲色，靜靜的坐下去，寫起來。回憶着昨天的話，想一想，寫一句。那時眼鏡還沒有發明，他的老花眼睛細得好像一條線，很費力；除去喝白開水和吃餠餠的時間，寫了整整一天半，也不過五千個大字。

「爲了出關，我看這也敷衍得過去了。」他想。

於是取了繩子，穿起木札來，計兩串，扶着拄杖，到關尹喜的公事房裏去交稿，並且聲明他立刻要走的意思。

關尹喜非常高興，非常感謝，又非常惋惜，堅留他多住一些時，但看見留不住，便換了一副悲哀的臉相，答應了，命令巡警給青牛加鞍，一面自己親手從架子上挑出一包鹽，一包胡麻，十五個餠餅來，裝在一個充公的白布口袋裏，送給老子做路上的糧食。並且聲明：這是因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優待，假如他年紀青，餠餅就只能有十個了。

老子再三稱謝，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樓，到得關口，還要牽着青牛走路；關尹喜竭力勸他上牛，遜讓一番之後，終於也騎上去了。作過別，撥轉牛頭，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不久，牛就放開了脚步。大家在關口目送着，去了兩三丈遠，還辨得出白髮，黃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塵頭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變成灰色，再一會，已只有黃塵滾滾，什麼也看不見了。

大家回到關上，好像卸下了一副擔子，伸一伸腰，又好像得了什麼貨色似的，嘔一嘔嘴，

好些人跟着關尹喜走進公事房裏去。

「這就是稿子？」賬房先生提起一串木札來，翻着說：「字倒寫得還乾淨，我看到市上去賣起來，一定會有人要的。」

書記先生也湊上去。看着第一片，唸道：

「一道可道，非常道」……哼，還是這些老套。真教人聽得頭痛，討厭……」

「醫頭痛最好是打打盹。」賬房放下了木札說。

「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實說，我是猜他要講自己的戀愛故事，這才去聽的。要是早知道他不過這麼胡說八道，我就壓根兒不去坐這麼大半天受罪……」

「這可只能怪您自己看錯了人。」關尹喜笑道：「他那里會有戀愛故事呢？他壓根兒就沒有過戀愛。」

「你怎麼知道？」書記詫異的問。

「這也只能怪您自己打了瞌睡，沒有聽到他說「無爲而無不爲。」這傢伙真是「心

高於天，命薄如紙，」想「無不爲，」就只好「無爲。」一有所愛，就不能無不愛，那里還能戀愛，敢戀愛？您看看您自己就是；現在只要看見一個大姑娘，不論好醜，就眼睛甜膩膩的都像是你自己的老婆。將來娶了太太，恐怕就要像我們的賬房先生一樣，規矩一些了。」

窗外起了一陣風，大家都覺得有些冷。

「這老頭子究竟是到那里去，去幹什麼的？」書記先生趁勢岔開了關尹喜的話。

「自說是上流沙去的，」關尹喜冷冷的說。「看他走得到。外面不但沒有鹽，麵，連水也難得。肚子餓起來，我看是後來還要回到我們這里來的。」

「那麼，我們再叫他著書。」賬房先生高興了起來。「不過餽餽真也太費。那時候，我們只要說宗旨已經改爲提拔新作家，兩串稿子，給他五個餽餽也足夠了。」

「那可不見得行。要發牢騷，鬧脾氣的。」

「餓過了肚子，還要鬧脾氣？」

「我倒怕這種東西，沒有人要看。」書記搖着手說。「連五個餽餽的本錢也撈不回。」

如罷，倘使他的話是對的，那麼，我們的頭兒就得放下關官不做，這才是無不做，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

「那倒不要緊，」賬房先生說，「總是人看的。交卸了的關官和還沒有做關官的隱士，不是多得很多嗎？」

窗外起了一陣風，括上黃塵來，遮得半天暗。這時關尹喜向門外一看，只見還站着許多巡警和探子，在默聽他們的閒談。

「默站在這裏幹什麼？」他吆喝道。「黃昏了，不正是私販子爬城偷稅的時候了嗎？巡邏去！」

門外的人們，一溜烟跑下去了。屋裏的人們，也不再說什麼話，賬房和書記都走出去了。關尹喜才用袍袖子把案上的灰塵拂了一拂，提起兩串木扎來，放在堆着充公的鹽，胡麻，布，大豆，餈餈等類的架子上。

「出關」的「關」

我的一篇歷史的速寫出關在海燕上一發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評，但大抵自謙爲「讀後感」。於是有人說：「這是因爲作者的名聲的緣故。」話是不錯的。現在許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沒有這麼的受批評家注意，偶或爲讀者所發現，銷上一二千部，便什麼「名利雙收」呀，「不該回來」呀，「噤哩咕嚕」呀，羣起而打之，惟恐他還有活氣，一定要弄到此後一聲不響，這才算天下太平，文壇萬歲，然而別一方面，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臉了，他戟指大叫道：「我們中國有半個託爾斯泰沒有？有半個歌德沒有？」慚愧得很，實在沒有。不過其實也不必這麼激昂，因爲從地殼凝結，漸有生物以至現在，在俄國和德國，託爾斯泰和歌德也只有各一個。

我並沒有遭着這種打擊和恫嚇，是萬分幸福的，不過這回却想破了向來對於批評都

守緘默的老例，來說幾句話。這也並無他意，只以為批評者有從作品來批判作者的權利，作者也有從批評來批判批評者的權利，咱們也不妨談一談而已。

看所有的批評，其中有兩種，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縮得更小，或者簡直封閉了。

一種，是以為出關在攻擊某一個人。這些話，在朋友閒談，隨意說笑的時候，自然是無所不可的，但若形諸筆墨，昭示讀者，自以為得了這作品的魂靈，却未免像後街阿狗的媽媽。她是只知道，也只愛聽別人的陰私的。不幸我那出關並不合於這一流人的胃口，於是一種小報上批評道：『這好像是在諷刺傅東華，然而又不是。』既然『然而又不是』，就可見並不是在諷刺傅東華了，這不是該從別處着眼了麼？然而他因此又覺得毫無意味，一定要實在『是在諷刺傅東華』，這才嘗出意味來。

這種看法的人們，是並不很少的，還記得作阿Q正傳時，就會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說是在諷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兒，却在別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實在正在給人家搗米。但小說裏面，並無實在的某甲或某乙的麼？並不是的。倘使沒有，就不成爲小說。縱使寫的是

妖怪，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豬八戒高老莊招親，在人類中也未必沒有誰和他們精神上相像。有誰相像，就是無意中取誰來做了模特兒，不過因為是無意中，所以也可以說是誰竟和書中的誰相像。我們的古人，是早覺得做小說要用模特兒的，記得有一部筆記，說耐菴——我們也姑且認為真有這作者罷——請畫家畫了一百零八條梁山泊上的好漢，貼在牆上，揣摩着各人的神情，寫成了水滸。但這作者大約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術，而不知道畫家的能力，以為他倒能憑空創造，用不着模特兒來作標本了。

作家的取人為模特兒，有兩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微細的癖性，衣服式樣，也不加改變。這比較的易於描寫，但若在書中是一個可惡或可笑的角色，在現在的中國恐怕大抵要認為作者在報個人的私讎——叫作『個人主義』，有破壞『聯合戰線』之罪，從此很不容易做人。二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從和作者相關的人們裏去找，是不能發見切合的了，但因為『雜取種種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數更能招致廣大的憤怒。我是一向取後一法的，當初以為可以不觸犯某一個人，後來才知道倒觸犯了一

個以上，真是『悔之無及』，既然『無及』，也就不悔了。況且這方法也和中國人的習慣相合，例如畫家的畫人物，也是靜視默察，爛熟於心，然後凝神結想，一揮而就，向來不用一個單獨的模特兒的。

不過我在這裏，並不說傅東華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兒，他一進小說，是有代表一種人物的資格；我對於這資格，也毫無輕視之意，因為世間進不了小說的人們倒多得很。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只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紅樓夢裏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却只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只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霑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裏；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却較為永久的話罷。

還有一種，是以爲出關乃是作者的自況，自況總得占點上風，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說得最淒慘的是邱韻鐸先生——

『……至於讀了之後，留在腦海裏的影子，就只是一個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獨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覺着讀者是會墜入孤獨和悲哀去，跟着我們的作者。要是這樣，那麼，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了，我相信魯迅先生以及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的本意是不在這裏的……』（每週文學的海燕讀後記）

這一來真是非同小可，許多人都『墜入孤獨和悲哀去』，前面一個老子，青牛屁股後面一個作者，還有『以及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還有許多讀者們連邱韻鐸先生在內，竟一窠蜂似的湧『出關』去了。但是，倘使如此，老子就又不『只是一個全身浸淫着孤獨感的老人的身影』，我想他是會不再出關，回上海請我們喫飯，出題目徵集文章，做道德五百萬言的了。

所以我現在想站在關口，從老子的青牛屁股後面，挽留住『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以及許多讀者們連邱韻鐸先生在內。首先是請不要『墜入孤獨和悲哀去』，因為『本意是不在這裏』，邱先生是早知道的，但是沒說出在那裏，也許看不出在那裏。倘是前者，

真是『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了；』倘因後者，那麼，却是我的文字壞，不夠分明的傳出『本意』的緣故。現在略說一點，算是敬掃一回兩月以前『留在腦海裏的影子』罷——

老子的西出函谷，爲了孔子的幾句話，並非我的發見或創造，是三十年前，在東京從太炎先生口頭聽來的，後來他寫在諸子學略說中，但我也並不信爲一定的事實。至於孔老相爭，孔勝老敗，却是我的意見：老，是尙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尙柔，但孔以柔進取，而老却以柔退走。這關鍵，即在孔子爲『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鬆的實行者，老則是『無爲而無不爲』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談家。要無所不爲，就只好一無所爲，因爲一有所爲，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無不爲』了。我同意於關尹子的嘲笑；他是連老婆也娶不成的。於是加以漫畫化，送他出了關，毫無愛惜，不料竟惹起邱先生的這樣的淒慘，我想，這大約一定因爲我的漫畫化還不足夠的緣故了，然而如果更將他的鼻子塗白，是不只『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而已的，所以也只好這樣子。

再引一段邱韻鐸先生的獨白——

『……我更相信，他們是一定會繼續地運用他們的心力和筆力，傾注到更有利於社會變革方面，使凡是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來，加強起來，同時使凡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轉爲有利的力量，以聯結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

一爲而『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僅次於『無爲而無不爲』一等，我『們』是沒有這種玄妙的本領的，然而我『們』和邱先生不同之處却就在這裏，我『們』並不『墜入孤獨和悲哀去』，而邱先生却會『真切地感覺着讀者是會墜入孤獨和悲哀去』的關鍵也在這裏。他起了有利於老子的心思，於是不禁寫了『巨大無比』的抽象封條，將我的無利於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閉了。但我疑心：邱韻鐸先生以及像邱韻鐸先生一樣的作家們的本意，也許倒只在這裏的。

原
书
空
白
页

自傳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于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

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爲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于，因爲我的母親和幾個別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

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an-hamo)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

(語絲第三十一期)

事略

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魯迅』係其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用的筆名，一八八一年生（光緒七年）浙江紹興人，據他的自傳說，幼時家中還小康，在他幼小時，家裏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到他十三歲時，家中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所以他寄住在一個親戚家，約有三年多的光景，他的父親生重病死了，他沒法子讀書，于是他的母親給他籌辦了一點旅費，教他去找無需學費的學校，那時他十八歲了，于是就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分在機關科，過了半年，他又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及至到了東京，他又決意要學醫了，于是進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後來他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他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失敗了，終於因為他的母親和幾個人很希望他有經濟上的幫助，他便回到

中國來，這時他已二十九歲了，他一回國就在杭州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到紹興中學堂做教務長，第三年賦閒，辛亥革命發生，紹興光復後，他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後，他在教育部做部員，及至革命政府遷至北京，他仍做教部科長，且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做國文系講師，一九二六年春天，北京政府開了五十個過激的教授和『知識分子』的名單，預備通緝他們，魯迅因受親友勸告，離開他已居住十五年之久的北京，南下赴福建廈門大學任教授，大約有四個月的光景，廈大發生風潮，當年的夏天，離開廈大到廣州中山大學担任文科學長，一九二七年因政治的關係，又離開廣州到上海來，這幾年從未離開上海，他今年是五十六歲，他現在的夫人姓許，名遐，號廣平，又名景宋，廣東人，原來是他在女師太教過的學生，他有兩個兄弟，一卽周作人，一卽周建人，兒子剛七歲，還有老母，現住北平周作人家裏。

魯迅之逝世與安葬

(A) 文壇巨星的殞落

(甲).....柯靈

一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却佩着盒子砲。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鐵片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各有戰幟，繙出各樣的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

……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祇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舉起了投槍。

……

『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利者……』
『但他舉起了投槍！』

——魯迅：『這樣的戰士』

是這樣倔強，這樣勇猛的一位戰士，他憎惡黑暗，討厭正人君子，猥瑣卑怯的『老中國』的兒女，愚昧而強蠻的統治者……用了一支辛辣無比的筆，給他們以剝露，攻擊，毫不妥協，

毫不餒怯，他被目爲傳統社會的叛逆，反動份子，然而他却爲無數青年人和正義者所敬重，愛戴。

是這樣的一位戰士——我們的文學巨人魯迅先生，他在許多明槍暗箭中間，和一切封建的，黑暗的勢力戰鬥了一生，雖然他的精神還一點沒有衰老，現在却終於在昨天（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早晨五時，悄悄地離開這世間了。

二

在十一點多鐘得到了魯迅先生的死訊，覺得有一股涼氣直從頭頂貫到足尖。出神似的呆了好一忽，祇覺得心裏空虛得厲害。

像這樣的一位戰士的死去，對於中國，我想那損失之大是無比的吧！單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短短歷史中，魯迅先生所寫的就是怎樣光明燦爛的一頁！

午後一點鐘光景，我和幾位同伴忽忽趕到北四川路××村的魯迅的寓所。沒有聽見一點哭聲，祇有一片嚴肅的靜穆和悲哀。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的眼睛有些紅腫，和幾

位男女青年正在沉默地用着午餐。這些人中間，有着魯氏的三弟周建人，「譯文」編者黃源，和青年作家田軍等三位先生。

由黃源先生領導我們到了二樓魯氏的臥室，屋子並不大，魯氏的遺體就安祥地躺在靠左的一張床上，身上蓋了一條粉紅色棉質夾被，臉上也蒙着一張潔白的紗巾。黃源先生把白巾揭去了，眼睛就紅起來。魯氏的眼都緊閉着，一頭夾着幾根銀絲的黑髮，濃濃的眉和鬚，面容雖然瘦着一點，却並不怎麼難看。

大家屏息似的沉默着。心裏感到沉重的壓迫。

離床頭靠窗就是一張半新舊的書桌，上面雜亂地堆着些書籍，原稿，兩枝「金不換」毛筆挺然立在筆插裏，旁邊有一隻有蓋的盜茶盅。這就是魯氏生前不知嘔去了多少心血的地方。現在顯得很雜亂。桌子橫頭是魯氏最近一篇文章裏曾經提到的藤躺椅。靠上一張方桌，滿滿的堆着書；床頭床脚各有架小小書櫃。壁上掛着些木刻和油畫，有一張好像是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女士的版畫，而一張則是油繪的嬰孩的畫像，上面題着

『海鷹生後十六月肖像』字樣。——海鷹是魯迅先生唯一的愛兒，今年還不過八九歲，這天真的孩子似乎還絲毫不懂人生的憂患，跳跳躍躍的十分高興。

看着這些東西，禁不住深切的感喟。這老年的戰士，我們的一代的文豪，如今是永遠離開我們了！

三

魯迅先生是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誕生於一八八一年，享年五十六歲。

近兩年來，魯氏病非常多，據說，他原是患着肺病，且患着橫膈膜炎的。今年夏天的一場大病，曾經使無數關心魯氏健康的人擔心了一陣，然而後來却終於漸漸好了。祇是健康還沒有完全恢復。

曾經有許多人勸他離開上海，到日本，或者中國的別的地方去休養，然而他不願意。在精神稍稍康復時，並且又繼續了他的讀書和作文的工作。『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

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魯迅：『死』見『中流』第二期）——爲着文化的工作，魯迅先生是這樣對着他的有涯的生命的！

據說魯氏新近身體和精神都非常好，魯氏的太太和幾個接近的朋友都很高興。不久以前在上海舉行的全國木刻展覽會，魯氏也興沖沖地跑去參加了。

上星期六（十月十七日）魯氏曾經到北四川路去跑了一趟，受了點冷，但精神仍然很好。晚間十一時，周建人先生從魯氏寓所離去的時候，他還非常快活。但到了兩點鐘，忽然又病倒了。病象並沒有什麼特異，祇是氣喘得厲害。

看了醫生，可是沒有效，終於在昨天清晨五時，離開了人世。死時很安靜，並沒有什麼話遺留給家人。——他的『遺囑』却曾在近作『死』一文中提到。

魯迅夫人決定遵照着那遺囑的意旨替他辦理後事。

四

下午二時左右，明星影片公司方面得到魯氏逝世的消息，由歐陽予倩、程步高、姚幸農先生引導到魯氏的寓所攝取了新聞影片。

魯氏的遺體，魯氏的寓所，連魯氏生前日常工作的書案，也由魯迅夫人按照平日的樣子給攝了紀念的電影。

不久，魯氏生前的友好陸續到了許多，都瞻仰了遺容。這些人中間，有許多是我們所熟知的著名的作家，如夏丏尊，巴金，趙家璧，孟十還……等諸氏。

三時許，膠州路萬國殯儀館的車子來了，由幾個人將魯氏的遺體用白布裹着昇下樓來，許多人在後面沉默而悲哀地送着。田軍先生，這健實年青的人，最初是低着頭在流淚，終於失聲地哭了起來。

盛殮的時間預定大概是今天晚上。魯迅先生的遺體，從今早晨九時到下午五時，就公開陳列在萬國殯儀館，預備一切敬仰先生的人們去瞻仰遺容。

治喪委員會已經組織了參加的是宋慶齡，蔡元培，茅盾，曹靖華，斯沫得萊 (Al Smed-

107) 內山等諸氏及魯氏的兩位弟弟，——周作人和建人先生。

文化界方面，對於魯氏的逝世將有什麼紀念的辦法，此刻還不知道。——但對於這樣一位文化界的戰士，中國的一代文豪，總應該有一點什麼表示吧。雖然這並不爲魯迅先生所願望。

五

魯迅先生的進步的思想在中國青年中的影響，以及他的著作對於文化界的貢獻，我不想，事實上也不能夠，用一支禿筆來替他記下一點什麼。他的業績，是將永遠在歷史上發着不磨的光輝，他的卓犖的人格，也將是一切革命者永久的典範。

關於魯迅先生的著譯的目錄，這裏根據極少的材料寫在下邊，時間太匆促，遺漏自然不免，祇好待以後有機會時再補正了。

甲、著作——吶喊，彷徨，朝華夕拾，故事新編，野草，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二心集，三閑集，而已集，兩地書，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中國小說史略，（上下冊），小

說舊聞鈔，墳，唐宋傳奇集（十卷，輯錄並考正。）魯迅自選集，集外集。

乙、翻譯——工人梭惠略夫，一個青年的夢，愛羅先珂童話集，桃色的雲，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小約翰，思想山水人物，壁下譯叢，近代美術思潮論，路谷虹兒畫選，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實際，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作），藝術論（蒲力汗諾夫作），文藝與批評，文藝政策，十月，樂用植物，毀滅，擊琴，死魂靈，鏡，一天的工作，高爾基的童話，壞孩子和別的奇聞。

至於魯迅先生一部份已發表而未收集的譯著，以及有些未完成的殘稿，大概要待整理以後才知道。

(乙)……………立報記者

我國的文壇巨星殞落了！魯迅先生（周樹人）突然於昨天早晨五時廿五分在北四川路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寓所逝世了！他卅年來在革命工作及文學工作上，鬪爭的艱苦，精神的堅強，終於戰不過身體的衰弱，他憤然逝世了，真是我們最重大的損失，所以他

惡耗傳出後，全國的人定是震悼得很！

營養不良 他是本年三月二日得病，患氣管枝性喘息，據醫生診察結果，係由於營養不良所致，復繼續犯有胃擴張，腸弛緩，肺結核，右腦濕性，肋膜炎，心臟性喘息及

胸悶等症，到六月間，正是世界文豪高爾基垂危之時，也是他病重的時候（按本報曾屢有記載）先後由日本醫生須藤，石井，松井同他診治，經松井醫生用X光替他檢驗，知道他的肺葉已全潰了，便施了兩次抽水手術，同時服藥打針。又慢慢好起來了。其間有人勸他去長崎雲泉去療養，誰想他沒有去成。

十七那晚 十七日那天下午三時，他還出來散步，（據上海大戲院姜君說：上星期該仍有寫作院放映蘇聯『復仇』影片，他還去看過。）四時光景，在內山書店同二三

友人閒話，簡直不像有病，半小時後，忽起大風，他覺得有些冷才告辭回家。晚餐飲食如常，據他夫人許廣平女士說：這晚他還繼續寫作，是（關於章太炎的二三事）或（引章太炎的二三事），究竟是那一篇，我不記得了。實在他的病過去靠了藥力，表面是好些，一切同常人

差不多，本病是始終未好。

已入膏肓

十八日早晨三時，他突然發生喘息，天明請須藤醫生同他診治，已病入膏

無法挽救

盲，竟無法挽救，須藤診斷報告如下：「六時半往診時跪坐呼吸，顏色蒼白，冷汗淋

漓，呼吸短微，熱度三五·七度，脈細實。二〇左右，時有停滯，腹部扁平，兩肺時有喘鳴，加以

應急處置後，始漸歸於良好。午後二時往診時，呼吸漸緩，五十二至四十六，脈軟小一一〇至

一一四，體溫下降至三十五度左右，呼吸困難，狀況不佳。晨僅吃牛奶百瓦，右肺喘鳴全無，左

肺亦同，下半部經打診後，鼓鳴時作，有緊張性音調，肋間稍感陷沒，心臟下方漸趨右傾，肺動

脈音調稍亢進，產生所謂 *Bonimo Pore kis* 病狀，依據以上之症狀，縱使其絕對保持安

靜，睡眠時間必不能持久，覺醒時間必見增多，胸內甚悶，心部感有壓迫，終夜冷汗下流，十九

日午前五時起，苦悶益加，轉輾反側，終於午前五時二十五分，轉心臟麻痺症而死。」

移殯儀館

昨天早晨五時廿五分，溘然去世，他夫人愛子海嬰及在病榻旁的親友，多

親友痛悼

涕淚交流痛哭失聲。遺體下午三時移萬國殯儀館，經化裝後，置在樓上一間屋

子裏，形容如生；氏逝世之消息傳出後，宋慶齡女士及胡風最先趕到弔唁，木刻畫家力羣趕至爲繪死像，羅君亦趕至塑死像；此外去殯儀館弔唁的，有巴金，靳以，力羣，姚克，歐陽山，張天翼，蕭乾，鄒韜奮，沈茲九，李公樸，胡愈之，趙家璧，沈鈞儒，及日人內山完造，長谷川三郎，池田幸子（女）等等。又據東京來電，謂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等聞訊後，亦深致悼惜。

老母健在……他遺一妻一子外，尚有八十歲的老母健在，同他的哥哥作人住在北平，他年已八十……的弟弟建人則任職在上海，他溘逝後，建人已電知作人，並請他斟酌情形，要不要告訴他的老母。

……隨筆一文……十八日下午聽說他還並不知道將至不起，他還囑許夫人遷居。臨終他也竟成遺囑……無遺言；不過他十八日早晨曾致函內山完造請通電須藤，其原文爲日語，大意爲：『老板几下，出於意外，從夜半又喘息起來了。所以不克踐十時之約。甚覺對不起。拜託您用電話通知須藤先生，請他快快地來。草草頓首拜十月十八日』竟成他的絕筆。他前日曾將隨筆『死』付刊『中流』文藝雜誌，有遺囑七條（一）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

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算是糊塗虫；（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和他接近。現在竟成爲遺囑了，聽說治喪會決尊此意，辦理喪葬。

組委員會
訃告治喪

魯迅遺體置萬國殯儀館後，定於今明兩日受各界人士弔奠，廿二日下葬。

虹橋萬國公墓，現由蔡元培，馬相伯，宋慶齡，內山完造，A，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

蕭參等八人組織治喪委員會，辦理一切。昨發出訃告云：「魯迅（周樹人）先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廿五分，病卒於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歲，即日移置萬國殯儀館；由二十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爲各界人士瞻仰遺容的時間。依先生的遺言：『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輓詞花圈等以外，謝絕一切金錢上的贈送，謹此訃聞。氏遺體定明午大殮。」廿二日運萬國公墓安葬。

(B) 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遺體

(甲)……………汝

一個不幸的消息，穿進了多少時代青年們的心坎，報紙報告給我們道：『中國文壇巨星』魯迅先生死了！』捧着報紙，看印在上面的魯先生的遺容，我們一向只看到他作品，而從未見過面的青年們，都難以抑止的會從心的深處自然流出了潸潸的熱淚。作爲我們文化戰綫中唯一領導者魯迅先生，竟然突然的死去了！這對於每一個時代青年，廣大社會羣衆，是多麼一個值得萬分痛心的不幸消息啊！

十九日的晚報上印着魯迅先生遺體於明日移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任人瞻仰。對於這樣中國民族戰陣中的巨星，我們平日是不能見得到他的，直到死後，他才能以最後的遺容可以自由的和敬仰他的青年，社會羣衆們相見。懷着十二萬虔敬的心，我於二十日的早晨，特地很早的起來，遠遠的趕到萬國殯儀館去崇敬的瞻仰一下我們這位老戰士，文壇巨

星的遺容。

到膠州路時間是早上八點半。時候尙早罷，萬國殯儀館門口，靜悄悄的，人還來得不多。進門，兩旁立有很多的招待者，簽過名，我肅敬的踏上了禮堂的階級。進去，人也是很少的，禮堂已佈置了花草松柏，十幾個大的花圈，堆在魯迅先生的遺像之旁。方方的臉孔，濃濃的鬚髥，這就是我們常在刊物上所見到的魯迅先生的遺像了。在遺像兩旁，供着兩瓶鮮花，拖下一條紙條，上面寫着：『魯迅老師千古。』『十二個青年敬獻。』此外，是他生前唯一摯友日人內山完造，以及日本武官喜多少將，沈雁冰等的巨大的花圈。內山完造也在這裏，內山書店的職員，半數都被請到這樣做招待了。內山對魯迅有特別的交情，這偉大的友誼，使我們對他會同時發生很大的敬重之感。

樓梯上一路鋪着輕軟的地毯，我無聲的輕輕的嚴肅的走上了樓。魯迅先生遺體就停在靠西一個房間內。床斜放着，栗色的綢被安靜的覆蓋着他的遺體，他安靜地臥着，臉子瘦得非凡，他病已久了，濃濃的鬚髥，不整齊的聳在他的上唇，兩頰下端也繞着短短的鬚髥，兩

目靜閉，雖然瘦，但他生前的丰彩，我們還可以從照片中認識得到。這就是我們這時代，影響着從五四以來十幾年間中國整個文化前進陣綫的唯一的巨人了！我誠敬的對他遺體鞠了一個躬。床的四週，放着很多鮮花與花圈。我立着，迷惘的，一陣的悲哀，咬着我的心。我幾乎要掉下眼淚來。我們將以怎樣的一顆心，來哀悼這位文化巨人，青年唯一導師的魯迅先生呢。

有幾位在拍照。我惶然的又慢慢退出了他的房間。我再回去看看他。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偉大的文化領導者，同時，這也就是最後一次的見到他了。我無論如何，不能把我悲傷的心壓得平啊！

退出禮堂，又在階前立了片刻。這時來弔者漸多了。有某校女學生二三百人，班着隊來。當我離開萬國殯儀館的時候，我逆料着一定有更多的青年羣衆，會都遠遠地，抱了萬分虔敬的心，來這里憑吊這位文壇唯一巨人的遺體的。

從魯迅先生的死，我又想到了不久逝世的世界最高作家高爾基。當高爾基死去的時

候，排着幾里長隊到紅場瞻仰他遺體的蘇聯民衆，總數在幾十萬以上。然而我們的時代唯一戰士魯迅先生的死去，爲他料理喪事的，除蔡元培，宋慶齡兩先生外，只是幾個作家們。他不能在死後使更多的民衆都有機會來瞻仰他，對他致哀。雖然，使他的死，會打動每一個中國前進青年的心，和高爾基的死沒有兩樣。

(乙)……………立報記者

昨天是文壇巨星魯迅先生逝世後的第二天，也就是治喪委員會所規定的各界人士瞻仰遺容的日子，所以前往弔唁和瞻仰遺容的，昨日一天裏頭竟有五千多人，其它如婦女及工人團體也有五十多個，此外魯迅生前的朋友和文學界的人士，到的有宋慶齡，何香凝，黃白薇，黎烈文，田軍，陳白塵，葉聖陶，陶亢德，胡愈之，徐懋庸等。現在我來把昨天的情形來報告一下。

憑弔的人們

記者昨天去時，萬國殯儀館的門外，擠滿了人，都是些年輕的男女學生和工人，他們在

憑吊魯迅以後在低聲地議論嘆息：膠州路上時常響着到車的鳴鳴聲，所以非常喧鬧的。可是一進上邊掛着『魯迅先生喪儀』這白布橫額的大門，好像換了一個世界，裏邊是陰沉，肅穆，悲哀連呼吸的空氣都變到沉重起來。

沉痛的輓聯

簽過名後，招待便遞給你一條黑紗，然後請你進殯室去瞻仰遺容。殯室的前半間，四壁掛滿了黑字白布的輓額和輓聯。這中間，自然很多是沉痛的，怨忿的語句，蔡元培先生的聯寫着『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沙風文藝社的輓聯這樣說『偏偏在戰的熱望中魯迅死了，中華民族要大哭，××××要痛哭，前進作家更是要狂哭，』『偏偏在降的陰影裏魯迅死了，帝國主義會暗笑，專制魔王會狂笑，落後文人也許會慘笑。』

遺容的一瞥

後半間，那就是停放遺體的半間，四週是蔡元培，何香凝，吳鐵城等贈送的花籃和花圈。

正中是魯迅先生的遺像，下面是沙飛刻的一張他的木刻像，靜悄悄地甜睡在像前榻上的，便是前天殞落了的文壇巨星魯迅先生的遺體。消瘦的面容，深濃的眉毛，那裏面依舊藏着他生前的剛強的性格和慈祥的心腸。

宋慶齡是午後二點鐘來的，同魯迅夫人許遐（廣平）胡愈之，沈鈞儒一道到萬國公墓去看地，直到三點一刻才回來。後來他們又去看棺材，看定一只九百三十元的。

宋慶齡談話

記者見到宋慶齡時，詢以『對魯迅先生死的感想』及『對魯迅先生身後問題的意見』，她的答覆是：『魯迅先生底死，在中國是一種重大損失。至於『身後』問題，魯迅先生生前既然為中國民族求解放而奮鬥不懈，死後我們便得拿他這種精神去宣揚給全國的民衆，紀念他的辦法，則是把他的那種求中國民族解放的鬥爭精神，擴大宣傳到全世界去而幫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跡和偉業』

關於章太炎

記者旋又把魯迅先生底最後遺著，就是那篇未完成的傑作『關於章太炎二三事』一文的大意問諸周建人先生，他說：魯迅生前曾跟他談及過章太炎曾經下獄幾次，但他不怕淫威，仍談革命，那種精神是可以佩服的；有人因章氏晚年思想變得腐舊，因而攻擊他，他認爲這是不應該的，說是我們應該記住他的好處和優點，而不得隨便把捉住一件事來抹煞其他一切。根據魯迅生前的那話，推想起來他寫這文的動機，說不定就爲這個意思吧。

治喪處公報

治喪處昨天傍晚發表公報說：（一）魯迅先生遺體定於十月廿一日下午三時入殮，廿一日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二時止仍備各界人士瞻仰遺容，並致敬意；（二）十月廿二日下午二時，靈柩自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出發，下午三時卜葬虹橋路萬國公墓；（三）各界賻贈，一概謝絕。

各方的唁電

至於兩日來收到各地唁電，國外有蘇聯，日本，朝鮮，國內則平，津，閩，粵都表示十分哀悼。

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唁文寫着：「周夫人苦次，頃悉周先生溘然長逝，駭惋莫名，特佈唁；沈尙望稍抑哀思，不過悲痛，是所至盼，專此敬請禮安。」

(C) 魯迅遺體之大殮

昨天是一代文豪魯迅遺體大殮的日子，上午及下午四時起至六時止，仍爲各界人士瞻仰遺容的時間，前往弔唁與瞻仰的人數，跟前天差不多，也有五千餘人；團體則增加到八十多個。文壇方面的人，也增加不少，許欽文專爲弔唁特地從杭州趕來。

萬國殯儀館門口昨天兩旁却添了大幅的輓聯，禮堂對面的靠牆也都掛滿了輓聯，多半是文化團體送的，國難教育社的輓額寫的是「魯迅先生在大衆心裏永遠不死。」

三時半舉行入殮儀式，親視入殮的就祇周氏家屬（妻許廣平，子海嬰，弟建人，建人的夫人和子女），治喪委員會（到宋慶齡，胡愈之，及內山完造三人），治喪辦事處同人以及親友鄭振鐸，池田幸子等卅餘人，憑弔者都暫留室外。

據說入殮儀式很簡單，參加者分成前後四行，前排的周氏家屬，第二排是治喪委員，第三排是辦事人員，末排是周氏親友，由姚克任司儀，向魯迅遺像行最敬禮三鞠躬。敬禮方完畢，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抱住了孩子突然倒在地下，哭不成聲，其他的親友也有痛哭流淚的，當時禮堂內的那種悲慘的情狀，讀者稍閉一下眼睛，便可以想像出來吧。

接着開始換衣服，白紡綢襯衫褲，咖啡色薄棉袍襖，白襪黑鞋（白底），外面粉紅面子湖色夾裏的裘。入棺後，上蓋淡水紅的繡花被，然後蓋棺（棺面上有一塊玻璃板，外面還有一個大蓋，明日舉殯時加蓋。）接着，參加入殮儀式的人們再排列行禮，繞棺走一圈，禮成。

靈柩四周放滿了花圈，正中有紅綢的一個花圈是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送的。

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決定於今日午後二時舉殯。墓地已看定，在虹橋路萬國公墓，是一塊佔八穴大小的一方土地。

出殯的程序，治喪委員會總務處發有公告，原文寫着：（一）二十二日下午二時送殯行列從萬國殯儀館出發；（二）經過膠州路，赫德路，愛文義路，卡德路，同孚路，福熙路，大西路，至

虹橋路(三)下午三時半到達虹橋路萬國公墓(四)三時三刻各界人士致最後敬禮(五)四時入穴成禮。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巴金、黎烈文等數百人都預備參加執紼。

治喪委員會昨天通過歌曲三種，將在今天送喪入土時歌唱。現在把其中之一抄錄在下面：『哀悼魯迅先生』(用打回老家去曲譜)(男)哀悼魯迅先生(女)哀悼魯迅先生(男)他是我們民族的靈魂，也是新時代的號聲(女)喚起大眾來爭生存他反抗帝國主義，他反抗黑暗勢力，一生到老志不屈，始終爲着革命而努力。(男)哀悼魯迅先生(女)哀悼魯迅先生(合)我們的導師！

據周建人談北平周作人的回信，昨已收到，內容非常簡單，說因爲時間倉促，所以不及趕來上海。

(D) 魯迅之安葬

魯迅遺體昨午出殯，執紼者六千餘人，徒步緩行，因人數過多，所經路程，略有更改，四時

許始抵萬國公墓，乃全體行最後敬禮，並即安葬，至傍晚始禮畢，茲誌各情如後：

舉行啓靈祭

昨日上午八時起，至下午一時，前往弔者仍衆，一時五十分行啓靈祭奠，禮堂門戶嚴扃，弔者均行退出，與祭者三十餘人，分列數行，最先爲家屬，次爲治喪委員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沈鈞儒，其後爲親友等，由姚莘農司儀，全體肅立靜默，並行三鞠躬禮，繼由司事將棺蓋嚴封，禮成，繞棺一週而退，旋由黃源、姚克、孟十還、田軍、歐陽山、聶紺弩、胡風、周文、吳朗西、巴金、靳以、黎烈文、張天翼、曹白等扶柩出禮堂，移置柩車內，執紼者隨柩而行，至門外整隊，至約二時半出發。

行列達里許

送殯行列，長達里許，執紼者約六千餘人，前導爲白布橫旗額，題：『魯迅先生殯儀』，由蔣牧良、歐陽山掌執，後爲樂隊，持輓聯背花圈之送殯者一長列，及歌詠隊一大隊，其後爲巨大之遺像，布底墨畫，神采栩栩如生，像車中遺像，由氏姪女兩人恭侍左右，柩車後隨，送殯者爲氏妻許女士、子海嬰、弟建人，及蔡元培、宋慶齡，分乘汽車四輛，後爲步行執紼者，行列出萬國殯儀館，經膠州路，極司非而路，地豐路，折入大西路，而至虹橋路，步行約

二小時，至約四時半抵達萬國公墓。

葬儀甚莊肅

行列抵公墓後，先在紀念堂前舉行葬儀，柩置廣道上，主席團治喪委員蔡宋等立堂前台階上，送殯者均整立道旁，奏樂後，首由蔡元培致詞，繼由沈鈞儒報告魯迅事略，及宋慶齡內山完造等相繼演說，胡愈之讀哀詞，末行最後之敬禮，並靜默誌哀，唱輓歌禮成，沈等獻旗覆柩上後，乃移至東首墓地，安置穴內，石板蓋上，全體致敬而散，時約六時許，已暮靄四起矣。

周夫人哀詞

夫人許廣平女士哀詞云，「悲哀的霧圈，籠罩了一切，我們對你的死，有什麼話說，你會對我說，『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曉得什麼有休息，什麼是娛樂，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還在執筆，如今，希望我們大衆鑒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跡。」蘇俄對外文化合作社副會長契爾尼阿夫斯基電云，「關於大文豪魯迅先生逝世，的鉅大的損失，請允許我們表示我們最大的哀思。」港報社電云，「驚接樹人先生痛逝滬寓噩耗，中國文化界痛失領導，本報同人，不勝哀悼，特電慰問，除擬編印特刊外，並提議發起

文化界舉行樹人先生追悼會，刊行遺作，並決定永遠紀念辦法，以垂不朽，本報願於文字上經濟上盡力，藉表敬意。」

主席團哀辭

主席團之哀辭云，魯迅先生離開我們而永逝了，魯迅先生不單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而且是全世界勞苦大眾之友，青年的導師，中國民族解放的英勇鬥士，魯迅先生一生所企圖的，是人類社會自由解放，與世界和平，所教導我們的，是為和平自由而艱苦鬪爭，魯迅先生的遺體，埋葬於黃土之中，魯迅先生的遺教，則將永遠埋藏在全世界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們的心底，參加魯迅先生葬儀的主席團和全體羣衆，（包含着東西各國各界人士老年與青年工人與學生）在向遺體致最後敬禮的時刻，特鄭重宣言，我們決定繼承魯迅先生的遺志，與世界上一切惡劣勢力奮鬥，不妥洽，不投降，以使妖魔滅跡，和平自由出現在人間。

魯迅著譯作品編目

1. 創作

吶喊(小說)	北新	九角
彷徨(小說)	北新	九角
故事新編(小說)	文化生活社	三角
野草(散文詩)	北新	四角五分
兩地書(書信)	北新	一元
魯迅自選集(選集)	天馬	一元二角
熱風(雜感)	北新	四角五分

墳(散文)	花邊文學(雜感)	南腔北調集(雜感)	淮風月談(雜感)	僞自由書(雜感)	集外集(雜作)	拾零集(雜感)	三閒集(雜感)	二心集(雜感)	而已集(雜感)	華蓋集續編(雜感)	華蓋集(雜感)
北新	聯華	聯華	聯華	北新	羣衆	合衆	北新	合衆	北新	北新	北新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九角	四角	五角	六角	禁售	七角	一角	七角	禁售	六角五分	八角五分	六角

不三不四集(雜感)

聯華版 五角

朝華夕拾(散文)

北新版 五角五分

魯迅雜感選集(雜感)

北新版 一元二角

中國小說史略(論著)

北新版 一元

門外文談(論著)

天馬版 二角

2. 翻譯

死魂靈(戈果理)(小說)

文化生活社版 一元

毀滅(法捷也夫)(小說)

神州版 絕版

十月(雅各武萊夫)(小說)

神州版 六角

壞孩子及其他(契訶夫)(小說)

聯華版 一角五分

惡魔(高爾基)(小說)

春光版 絕版

蘇聯二十人集(蘇聯作家合集)(小說)	良友版	一元二角
豐琴(蘇聯作家合集)(小說)	良友版	九角
一天的工作(蘇聯作家合集)(小說)	良友版	九角
果樹園(蘇聯作家合集)(小說)	現代版	絕版
錶盤班台萊夫(童話)	生活版	五角
桃色的雲(愛羅先珂)(童話)	生活版	七角
小約翰(與藹單)(童話)	北新版	八角
一個青年的夢(武者小路實篤)(戲劇)	北新版	九角
苦悶的象徽(廚川白村)(論文)	北新版	五角五分
出了象牙之塔(廚川白村)(論文)	北新版	九角
壁下譯叢(有島武郎等)(雜譯)	北新版	九角
思想・山水・人物(鶴見祐輔)(雜感)	北新版	九角五分

近代美術思潮論(坂垣鷹穂)(藝術)

北新 二元四角

高爾基文錄(高爾基)(論文)

光華 絕版

文藝政策(藏原外村原輯)

光華 絕版

文藝與批評(盧那卡爾斯基)

水沫 絕版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片上伸)

水沫 禁售

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

水沫 禁售

編選

引玉集(名家木刻)

三閒書屋版 一元五角

死魂靈百圖

文化生活社版 一元二角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

四角

小說舊聞鈔

聯華版 六角

唐宋傳奇集

聯華版

一元

魯迅——民族革命的偉大鬥士

胡愈之

魯迅先生死了！這不僅是中國文藝界的損失。這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一個大損失！十月十九日清早，魯迅先生在上海施高塔路寓所逝世以後，數小時內，消息就傳遍全世界各地，國內的報紙，都用廣大的篇幅，登載消息和追悼文字。十月二十二、二十一兩日，到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達萬人以上。其中包含着國籍不同，地位不同，階級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的一切人們，都一致表示敬仰和哀悼！

這是因為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作家的緣故嗎？

是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否認魯迅先生在現代中國文壇的領導地位。甚至在思想上，行動上敵視魯迅先生的，以及魯迅先生生前所痛恨的那些人們，也不能不承認魯迅先生的作品的藝術，在中國文學史上，起了劃時代的作用。魯迅先生的創作態度是十分謹嚴的。魯

迅先生在藝術上絕對不容許和庸俗作家，庸俗批評家，有一絲一毫的妥協。魯迅先生代表着中國的前進作者羣，但是魯迅先生的作品的愛讀者，却決不以前進的羣衆爲限。魯迅先生的文藝影響，普及而且深入到一般的文化生活中，魯迅先生所創造的人物典型，如阿Q等，已成爲一般人所熟習的常識。從這些事實就可以看出魯迅先生是一個怎樣偉大的作家啊！

但是如果說魯迅先生是現代中國一個偉大的作家，那是不夠的。與其說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作家，却不如說他是一個更偉大的民族革命鬥士。而且也正因爲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革命鬥士的緣故，才成就了魯迅先生的文字創作上的無可比擬的偉大！

爲了保衛民族國家而百戰疆場，馬革裹屍的，是民族革命的鬥士。爲了人民大眾的幸福，犧牲一切個人利益，堅苦鬥爭，不屈不撓的，是民族革命的鬥士。但是爲了被壓迫民族呼號吶喊，爲了正義自由抗爭到底，以及在黑暗中，執着思想的火炬，奮勇前進，不妥協不投降的，也是民族革命的鬥士。

我想，把魯迅先生稱爲『中國最偉大的民族作家』是十分恰當的。因爲真正的偉大的民族作家，一定是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代言人。從整個中國文學史看來，能夠深刻理解人民大眾的痛苦和要求，能夠真正表現一個偉大的民族的喜怒哀樂，而且能夠代表着他們，向一切民族敵人，作不斷的抗議和思想鬥爭的，這樣民族作家，除了魯迅先生，幾乎再找不出第二個。在我們的長久的歷史中，儘多着輝煌的文學天才。但是直到現在爲止，所有文人墨客，都還不過是代表少數人的思想和情感，而和人民大眾，都是遠隔開着一條鴻溝。唯有魯迅先生却是溝通這條鴻溝而和人民大眾接觸的第一人。所以如果中國真有民族作家，魯迅先生就應該是第一個。

不過把魯迅先生看作只是表現民族意義和民族精神的偉大作家，那依然是錯誤了的。魯迅先生在創作上的成就，不僅是在消極地表現人民大眾的情感和要求，而在積極地指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方面。換句話說，魯迅先生不僅是人民大眾的代表，而且是被壓迫人民的導師。他在思想上，創作上，領導勞苦大眾，走向正確的光明道路，以求達到民族解

放的最後目的。魯迅先生的作品，雖然大膽地暴露了一切人生與社會的黑暗面，但同時也指示了光明的未來世界的憧憬。他是疾惡如讎的。但是傷感和失望的情調，却是他的作品中所找不到了。正因為對於民族革命的正確方向，有特殊的敏感，所以他是永遠不會消極悲觀的。也就由於這一點，民族思想家的魯迅，才和國際主義者的魯迅統一起來。

天才使魯迅先生成了一個偉大藝術家，而熱情使魯迅先生成了一個勇敢鬥士。實在說起來，魯迅先生的熱情，比他的天才更可寶貴。魯迅先生決不像許多庸俗作家，以造就作家的地位，當作了創作的目的；相反地，他是爲了鬭爭而創作。沒有一篇創作，不是爲了鬭爭的。離開了鬭爭生活，就沒有創作生活。魯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晚年所作的，以雜感佔最大部分，就是因爲雜感一類的形式，更適合於作爲思想鬭爭的工具的緣故。用了一支毛筆，給世間的妖魔以無情打擊，讓被壓迫的人民抬頭，這是魯迅先生的唯一創作目的。至於要使自己成爲一個大作家，却絕對不是魯迅先生所企圖的。一切的偉大的作家，原來都是爲鬥爭而創作。至於爲了創作而創作的作家，却從來沒有成功過。

離開作品來說，魯迅先生的人格的行動表現，也不愧爲一個民族革命的英武鬥士。三十年之間，魯迅先生爲了民族解放而鬥爭，沒有一個時候鬆懈，而且也不會向敵人退讓過一寸。雖然有人說他固執偏狹。但是對敵人的固執偏狹，就是魯迅先生的偉大。這是一切鬥士應有的性格，可是在中國智識分子中間，却就難能可貴了。

民族革命的偉大鬥士魯迅先生死了。但是中國民族革命的怒潮，受了魯迅先生的思想的推動，却要繼續高漲着。中國不亡，魯迅先生也是永遠不朽的啊！

十月二十日

記魯迅

白危

一

十月八日是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的最後一天。約莫下午一點鐘，在熱鬧的會場中擠來了一位身材短小，蓬頭亂鬚的不大惹人注目的老頭子——那便是魯迅先生。他穿了慣常穿着的藍長衫，料子雖然是嘩嘰，但已經褪色，看上去只剩了四成新，或者也許因為少洗的緣故，衫襟和袖口都染上了污蹟，一頂咖啡色的呢帽，至少也用過十年以上，却還摺疊得非常古怪，歪歪斜斜的戴在頭上，而且戴得那麼低，彷彿怕遇見了貴人。

但這不能回避熟人的視線，當他踏進會場時，就默默地給人包圍住了。

「……」這是一片亂雜的笑聲和問話，大約是問他近來還好不。

「不好，不好。今年九個月中，足足大病了六個月。」

「近來好了麼？」L問。

「稍爲好一點，不過也還時常發熱，不能隨便做事。」

「現在也還繼續服藥嗎？」C問。

「服的……害肺病真沒辦法，要是我年青倒還有法子想……」說到這裏，一陣乾咳把他的話尾捲了進去。

「先生可打過空氣針？」w問。

「那沒有，那沒有。打的都是藥針，一共打了六七針。現在可好一點。」他的呼吸急促起來，臉色顯得有點可怕。

「先生應該休養了。」大家異口同聲的說。

「呵，我是不能休養的。」他把帽子除下，繼續說道，堅決地否認這話對他有關係，「我怎麼能夠休養呢？像我這種人是無法休養的。」

他伸手到衣袋裏抓，很久才抓出一個恰如盛瓜子的紙袋，這很引起人們好奇的視線，

都集中在他那癱擊着的兩手，彷彿要看從那裏變出什麼戲法來，我却以爲他帶來的是藥片，所以問他要不要開水。但終於也不過看他從那袋裏摸出一支香烟。到後來竟連香烟灰也彈在裏面，這纔驚奇起來；那紅錫包的盒子那裏去了呢？

「很久沒有在內山書店碰過先生了。」有人插進來問。

「是的，我也差不多四個月沒有到過內山書店了。」

他又抽了兩口香烟，默默的注視着展覽的作品，這時不知怎麼一扯却搭上他的孩子身上去。

「已經進學校了。」他說，「聽說那個學校的先生要打掌心的。」

停了不到三秒鐘，又彷彿發現了什麼似的，把肯定的眼光變爲疑難的神色了。

「現在也還要打掌心的麼？」

「是的。」L答。

「爲什麼要打掌心呢？」他望了我們一眼，現出奇怪的状态，「孩子是最怕這種刑罰

的。」

在這語氣中，他表示出對於現行教育制度的弊病非常痛惜，尤其關心兒童教育問題。

二

話匣子一經打開，就如播音機，非到適而可止的時候，便不能住口。你看他雖然大病了六個月，氣色變得蒼白，消瘦，但那有力的談話，那種鑼鑼的精神却絲毫也沒有減弱，而且說的那麼多，那麼快，令你連喘息的時間都不能輕意放過。只在他說了一大串之後，這纔露出久病後的殘痕；呼吸迫促，下顎和太陽穴的不自然的痙攣。

談到翻印畫冊，他就現出稀有的快活，笑得兩眼變成一條縫。嘴巴却露出一列雪白而整潔的牙齒，下巴也跳躍的更厲害。

「我總是吃虧的。」他說時非常高興：笑得連筋肉都牽動起來，兩額凸出更高，「幾乎每印一次畫集，我都賠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畫集、士敏士之圖……這些，現在通通都送光了。」

一支香烟剛好抽完，第二支又接上去。

「先生可知道，珂勒惠支現在住在那裏？」w問。

「她現在已返德國。希特拉自然要抓她的，不過，大約已經訂有條件；不准教書，不准出版畫集，只要她安分守己的做一個賢妻良母。」

「還有那位刻士敏士插圖的梅斐爾德呢？」

「呵，那恐怕早已死在希特拉的仁政之下了，」他有點惋惜，他說，「我所以要翻印珂勒惠支的版畫，就因為世界上的女作家只有她最前進最值得我們介紹；現在那畫集都送完了，可惜沒閒錢來再版。」

提起蘇聯的木刻，他說，家裏雖然還收藏了不少，但苦無時間和閒錢來翻印。問他能否拿來公開展覽，他總是搖著頭，說道：

「這恐怕很困難。譬如在這裏，×××一定要和我搗蛋的。」說到這裏，蠟子提得特別高，神氣也更嚴肅起來，「借用日本人青年會麼？日本領事館要來看，不成。那一次（註）所

以把蘇聯和法國的出品拉在一起，就是爲了使他們看了莫名其妙。」

他大笑起來，笑聲淹沒了一切。

因爲他說話說得太真實，太懇切，或者太露骨吧，所以每每引起聽的人的各式各樣的哄笑，而他自己也一樣無邪氣的傻笑着。

這時中國呼聲的女記者魏璐詩走過來，她一看見魯迅先主，就和小孩子一樣，高興的不得，緊握着他的手，並且說了滿口中國式的套話。但即刻又沉默下來，大約她覺得自己是來選畫，應該趕緊收場，便又忽忽地跑開了。

談話稍一間斷，他總是出神地釘住壁上的圖畫，儼如天文學家觀察星球變動。

「先生以爲這回的作品怎樣？」C問。

「自然比前進步了。但也還有許多缺點，這是因爲作者閱歷不深，觀察力不夠的緣故。這毛病應該由作者自己克服，否則，就決不會有長進。譬如描繪一個人，雖至最小的部分，簡單的動作，也要仔細觀察，然後才能描得像，才能成爲一件藝術作品。」

當抽完了第三支香烟，他站起來，扭了扭呢帽，隨便的戴在頭上。

「看下去吧。」他跨開了穩健的步子，走近牆壁面前去了。

三

「這是誰的呢？」他指着李樺的八十八幅的連環畫，黎明。

「是李樺的。」S答。

「真是洋洋大觀！」他嘆了口氣。

「先生覺得怎樣？」C問。

「我以爲連環畫是無須乎這麼多的，」他袖着兩手環顧了四週，這時包圍着他的人更多，大家張着嘴巴往前慢慢擠，希望看見他一條鬍鬚或者聽聽他的聲音。但他生得那麼矮小，圍在他身邊的每一個又都比他高，所以站在後邊的就只好伸長了頸子。

「連環畫最好二三十幅，短小精悍，往往比長篇大著有力。作者應該注意到讀者，並非多產就是傑作。多產的結果往往倒是濫產，徒然耗費精力。作家應該寶貴自己的精力和時

問……

「刻人物要刻到像中國人，必不過於誇張。藝術是須要誇張的，但誇張透了，反變成空虛……」

「刻木刻最要緊的是素描的基礎，作者必須每天練習素描才有進步，而且觀察要準確，取材要調和。農民是純厚的，不必把他們塗得滿面血污，矯揉造作。」

「真是奇怪得很。怎麼他（指李樺）刻的人物通通都是額門那麼低的？難道廣東人的額門都是那麼低的麼？」

他抬起頭來望了望我們，又大笑起來。

這時又來了兩位洋記者，為首的一位蓄着一撮掃帚鬚，他和魯迅先生打過招呼之後，主要的任務就是介紹他的太太給人家。

「My wife.」他說的非常溫和。

「唔……」魯迅先生簡單的唔了一聲，跑開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記

(註一)係指一九三三年冬在靶子路日本青年會舉行的法俄書籍插圖展覽會。

魯迅先生不死

唐弢

十九日下午兩點鐘，我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問我魯迅先生逝世的情形，我當時愕然了一會，因為那天爲了一點私事出去到一個地方，並未回家，也沒有碰到文壇上的朋友，實在毫無消息。據我所知，最近的魯迅先生是已經漸就康復了，雖然有時候還有一點熱度，他自己是並不當作一回事的，因此別人也就不當作一回事，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死訊，我不相信。

而且我還疑心是某些人的搗鬼。是非之分，善惡之辨，那鴻溝，在魯迅先生的心中的口裏的筆底，是非常地清楚的，所以他雖受愛戴，也常招咒罵，這咒罵不但沒有損及魯迅先生的偉大，而且反而使他的人格更其分明了。——一個專受愛戴，而不招咒罵的人，那才真是一個怪人呢！

然而這『無損於他的偉大，』其在咒罵者，當然是不能滿意的，結果是造幾條離奇的謠言，發一些婆婆奶奶的心愿。

我常常想：魯迅先生是不會死的。

那一天直到我回到家裏，得到了另一個朋友的通知，我才知道魯迅先生真的已經在早上五點廿五分，停止了他的最後的呼吸了。是的，他不過停止了他的呼吸——我只能這麼說，因為我仍舊相信：魯迅先生是不會死的！

★

★

★

★

我趕到萬國殯儀館，已經過了下午六點鐘了。館前的電燈光放射出幽藍的線條。跑上二樓，看見五六張哀蹙的面孔，在無言的沉寂裏，散佈着低低的嘆息，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缺憾，一個人類的正直者悄悄地離開這個世界了。胡風先生領我到隔壁一個房間裏，那裏躺着魯迅先生，瘦削的面孔，隆準的鼻子，濃濃的眉毛鬚鬚，完全和活着一樣。我默默地站在他面前，我看見一幅圖畫，那上面畫着一個戰士在休息。那麼一幅莊嚴而又動人的圖畫呵！

★

★

★

★

是治喪委員會決定各界瞻仰遺容的第一天。

我一個人走在膠州路上，關念着這人類最大的損失。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從後面鑽上來，碰了一下我的袖角，問：

『請問，到萬國殯儀館向那面走？』

我懶於開口，只指了指前面，仍舊低着头走自己的路，關念着這人類最大的損失。但因為那孩子或前或後地和我並着肩，使我不得不注意起來。——那是一個臉孔黑胖，個子堅實的孩子，一頭烏髮，穿着藍布長衫，藍布鞋，兩只眼睛直楞楞地望着前面，爲着好奇，我問起他來了：

『上萬國殯儀館找誰去？』

『去看一個人。』

我不好意思再開口，仍舊默默地走着。將近殯儀館的時候，遠遠就望見館前聚着不少

人，這孩子叫起來了：

「呸！那麼多的人，都是學生」

「你也是一個學生嗎？」我冷冷地問。

「離開學校了，當着一個商店的學徒。」他看了我一眼，接着問：「你也到殯儀館去的嗎？」

我點了點頭。

「是不是去瞻仰周先生的遺容？」

「是的。」我還是冷冷地，「你呢？」

「我也去的。」

一個奇怪的念頭忽然鑽進我腦裏，我站定了，向着那孩子說：

「你認識不認識周先生？」

「沒有碰過。」

『那麼爲什麼要去看他呢？』

這孩子的眉毛豎起來了，圓圓的眼睛睜得很大很大，叫着道：『爲什麼，先生！這用得着問麼？周先生給人類留下了很好的教訓，爲着中國，爲着孩子，爲着正義和公道，他戰鬥了一生，現在，連最後的血肉也餓了我們了。活着的都該去瞻仰瞻仰他，這已經是最末的一次了呀！』

這像是一桶澆頭的冷水，然而我却覺察了這冷水裏的溫意。

之後，在靈前，除了中年的，老年的，異國的人們外，我看到更多的是那一批一批年青的學生，那一批一批工人子弟，那一批一批商店學徒，我的眼前突然光明起來了。我分明的感到：魯迅先生並沒有死，魯迅先生是不會死的！

寫於一九三六·十·廿二·魯迅落葬之日。

我對魯迅先生的回憶和感想

白薇

在察冀的危急聲中，在北四川路×軍加崗的緊張局下，文壇巨星魯迅先生丟下了他戰士的使命，靜悄悄長眠了。人們再看不到他內心飛濺的血花，作奮鬥向前的刺激，中國文壇損失了一位健將，這真值得哀痛的。

昨晚報紙告訴我巨星殞落的消息，至今我悸動的胸膛，總像儲積一囊流不出的熱淚，我不能像會寫文章的人們能寫出很好的哀悼，我只能寫點回憶和感想。

當民國十五年，中國轟起革命的洪濤，我表弟從北京把吶喊寄到東京去，我讀了才驚知中國有一位文才魯迅，在我的幻想中，以為他是極矯健極俏皮的青年。不久我回到廣州，郁達夫先生對我說：『魯迅是中國唯一的美少年。』

自寧漢合作，我帶着滿腔悲哀從武漢流到上海，寄食在創造社，我的情感完全是愛好

創造社那時起了語絲派和創造社的筆戰，我以偏愛創造社的精神，思想上曾站在和魯迅先生相對的營壘，我雖然並沒有若何表白。雖然北新老板和郁達夫先生，勸我把試作拿給了奔流。但我總嫌奔流灰色，我底精神還在創造社，正因為精神和文章分擺在兩個不相容的陣容，我感到異常的痛苦，那痛苦，像一個有了愛人的女子，嫁給了一位不如意的丈夫，所以我對於奔流的編輯魯迅先生，明知他文才橫溢一世，却不想去瞻望尊容，這是我最初不去親近魯迅先生的原因。

一期一期的奔流送稿，我都是送到門口交給密司許，就風馳捷走了，經過半年，聽到魯迅先生對人說：『白薇怕我吃掉她。』

於是在初秋的熱夜，楊驪領我去見魯迅，我剛走到樓梯腳，躊躇又想跑了，不料魯迅先生溫和地在樓口上聲聲喊：『白薇請上來呀，上來！』我一溜走進他底書房，微低頭不敢正視。一把蒲扇對我的白衣搨來，『熱吧？』他替我搨了兩下又去展開許多美術書畫給我，看並且和藹地給我說明那些圖畫的意思，我才看清他是我父輩的嚴肅可親的長者，一股

敬愛的心，陡然湧上心頭。

以後在奔流的酒席上，在集團中，在內山書店，碰見他很多，以公私事務，我上他家裏幾次，比較談得多，他總是以溫和誠懇的態度對我，說話總含着笑，有一次，他和我談得很多，且談到他愛兒海嬰的一切一切，都酷肖他自己幼年時代，比方他幼時最愛萬花筒的神秘美，海嬰也同樣愛玩這個，他要毀壞它來研究美的所在，海嬰也全一樣……

又有一次，我因醫生說：『非開刀便活不了多久，我急得去請教學過醫的他該怎麼，他底回答是——』

『我想你還是開刀好，反正病到那樣，不開刀也是痛苦，一世終不會長命的，不如一刀兩斷割了它，要是你怕割了以後沒有情感寫文章，那你就坐在紗廠去搖紗好了，今年搖紗，明年搖紗，一輩子也搖紗，做個徹底的工人……』

只有最後一次，我去請他寫諷刺劇本，被他罵走了，從那經過一、二、八種種原因不得再會談。但一變異常想念他，尤其在他害病時，再則時局緊張及論戰劇烈時，總想去聆聆高教

或勸說他，這次統一戰綫開始，至論戰轟動中，我有三十次想去看他，總爲着我那怕見巨人的怪癖，阻止了多少應發的情感。所以聽到惡耗，我異常難過，特爲換了白衣，想跪哭他遺容前。可是嚴肅的靈堂人躋躋，我底淚流不出。

啊，收拾今天的熱淚，把這感情和青年戰士們結成一條鐵，繼承先生苦鬥的戰士精神，和敵人搏鬥在浩大的戰場上去吧！

沒有鬥爭就不能生存，我不但愛魯迅先生的文學作品，更愛他那替文學革命的鬥爭精神，五四以來，他一面盡力做着清道夫，掃除了文壇的妖魔魍魎，一面挺直戰士的姿容，不撓不屈地替文學革命史上建設了光榮的大路。尤以一九三〇年以來所表現的那種老戰士的精神，更爲一班青年讀者所拜倒。

我們對於他的死固然十分悲哀，同時我們對於他的死應當作一個深刻的刺激，把他戰士的精神放進我們更年輕氣壯的血裏，寬容大度的，親愛誠摯的，擁抱大衆的心靈在一起，向着敵人邁進，戰鬥到我們理想的世界出現就得。那末，魯迅先生就將和我們永遠生存。

一二感想

王任叔

二十日一早打開申報，就看到作家的廣告上，有魯迅先生最後遺著幾個字。我奇怪起來，總以為遺著兩字是排錯的，趕快想打開本埠新聞來看，卻在第一張轉角上又看到：『現代中國文壇重鎮魯迅先生逝世，請讀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的小廣告，這時我不敢再翻第四張，一下子呆了起來。

但接着，我起了一點小小的憤恨：利用別人的死，藉謀自己的利益，這相互掠奪的社會，我們還有允許它存在的理由嗎？

然而魯迅先生是早已懂得這一套了。兄弟那篇小說裏沛君的心理底描寫，就是很好的說明。

雖然看到魯迅先生的次數可不少，但總沒有請教過。因為我不敢。我是個缺點太多的人。一九一七年秋天，在上海流落。一聽到江灣立達學園要請魯迅先生演講的消息，我跟舍戈趁着擠得死人的野鷄汽車到那邊去聽講。這是我第二次見到魯迅先生。（第一次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的時候。）魯迅先生講的題目是『偉人的化石』。大意是說一個偉人在生前總多挫折，處幾受人反對；但一到死後，就無不圓通廣大，受人歡迎。佛說一聲：『噫，』弟子皆有所悟，而所悟無不異。……想想這演講……魯迅先生的沉痛，是不難想像的。但我想，像魯迅先生那樣的堅貞的風度，即使現在死了，也無法使他變成化石的。有人怪他晚年力量浪費，沒有用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那真是井蛙語日，自顯其陋而已。

在某一時期，那時指導者們，有所謂作品主義的非難。主要是對那時作品而發的。於是作家全都擱起筆來，跑到街頭去。一時，創作好像有中斷的形勢。我們作家固然不能忘却生

活的實踐；但尤不能忽視作品的教育的意義。以喊口號去驚動一二人的耳膜，何如以文字去教育廣大的羣衆。魯迅先生是早看出這一點的。每次在大會上勸青年勤於執筆，即使沒有偉大的題材可寫，又何妨寫些日常平凡的東西。主要是在作者對事象的看法如何。魯迅先生今日對於有些批評家單純地強調國防文學的不滿，那是爲文藝，同時也是爲這垂死的民族而下針砭的。

四

在做人上，我是個極無賴的失敗主義者。在我是痛恨自己的懦怯，比痛恨別人的卑劣更甚。年來一讀魯迅先生的文章，益發看出了自己那種不可救藥的缺點。但因此，我得時時警惕：雖然是焦頭爛額，但總得撐起脊骨，不要在這光輝的明鏡下，『變形』過來呵。然而，現在魯迅先生終於死了。我失掉了可以照見自己形相的明鏡。我惶悚，我戰慄！我將無法在激瀾的狂流中，撐住我自己了！……

承編者的好意，要我寫些紀念魯迅先生的文字。但是我哪裏配寫呢！一個失敗主義者，是沒有紀念老戰士的資格的。——我以爲。

一個夠 POG 的男人

歐·陽·山

——哀念魯迅之一——

夠 POG ——在廣東民衆底口頭上流行着這個字眼，是大膽，勇敢，毫無畏忌的意思。魯迅先生死了。這猶如地猶忽然停止了轉動，於是太陽變成躺在天空靜靜不動了。我們再不能看見這麼樣巨大的一個男人工作休息，憤怒和笑，斥罵敵人和安慰朋友，好像太陽每天一起一落，有陰有晴一樣。這不是痛哭可以盡量洩訴的事。然而我們可以看見臨頭一個屹然不動的太陽，雖然不動，但他底光明和熱力廣披着無邊的大地。連綿不絕的山嶽，無邊無涯的海洋，以至於萬萬年後。而且因爲他底撫育將使天地發出產生了牠底千千萬萬兒女以後的輝華的榮光。

上海紗廠的工人告訴我們，「魯迅還在。」他們是一點都不錯，而且說的時候一點也

不躊躇的。魯迅當然還在。他底低沉的紹興的口音永遠不會停止過，也將永遠不停止。

太陽還在。黑夜以及寄生於黑夜中的鬼魅敢出來嗎？我彷彿聽見全中國以及世界各部的民衆在大聲嚎哭，也彷彿聽見在什麼較陰暗的角落裏有竊竊私語甚至老鼠一般的笑聲。然而叫他們出來他們是死也不敢的。而即令出來吧，也要扮成別一付模樣，嘆嘆地哭著。

太陽只有一個。在他底下一切都是渺小的。而他什麼地方都照亮，他底能力使最大的天文家底腦子窮於計算，他底莊嚴和偉大曾經使全世界最偉大的藝術家嘆服他們自己無法摹繪，他們只能多少將他一部分顯示出來叫大家用自己的想像去接近他底本相。尺寸斗斤兩當提到他的時候完全是可笑的东西，好像我們準備拿一個酒杯去計算海水。

把魯迅稱做巨星的人請把那樣的字眼改一改吧，因為巨星並不會用得愜當，人們將以為他是黑夜裏映眼的星星之一，而不知他正是那顆最大的永遠睜開眼睛的恆星，把晝和夜給我們劃分出來的那顆恆星。

他底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從他底淵博的學問，崇高的人格，堅強的戰鬥中結晶起來的，完完全全是我們自身，我們後代，以至世世代代的繼承者底毫無置疑的訓言。他到底教懂了給予了我們多少東西，那是任何人都計算不出的。

我對於他的譬喻，頌讚，我自信那是做得很拙劣的。現在我底哀痛尤其使我無能為力。我在半年之中經驗了高爾基和魯迅兩個人（連他們底病症和致死的原因都是那樣相類似的）他底死亡給我的哀痛，使我這短短的生涯第一次瞭解到真正的哀痛是什麼東西。

一個夠 POG 的男人——不錯！我單用廣東民衆的語言講到他許多英雄性格中的一點吧，他真真正正是一個夠 POG 的男人。

大的探險，飛行，小的個人決鬥，陣上對壘，都是一般人承認做勇敢的行為。我是那樣確信，假如他是一個飛行家，他能完全獨力完成環繞世界一週的不停留飛行。這如今還不會有人做得到。

他怎樣無情無畏地攻破了黑暗勢力底壁壘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他底夠 POG 却還表現在即令他底疾病不許他勞動的時候，他還是無情無畏向黑暗的壁壘進攻這一點上。在最近一次的病中，他還指導着中國底文學運動，而病一好起來（其實那裏是好起來呢？）他寫了許多雜文，動手翻譯死魂靈第二部。

我們勸他休息，弄點娛樂的事情玩玩，尤其要完全停筆做長期間的療養，但對於這些只是廢話，他對中國人民所負的如山的責任，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對於敵人我們坦然以我們底偉人魯迅之死去換取必要必然的勝利！但我暗地裏想，即令是朋友吧，但凡在病中催逼過他寫文章的都可惡！

哀魯迅先生

周楞伽

到上海來不過三天，突然得到了魯迅先生的噩耗，使我爲之淒然不樂者良久。

在這民族危機異常嚴重的關頭，青年人都在蓄積着力量準備爲民族解放奮鬥的時候，而這樣一位偉大的導師，竟不聲不響的悄悄地死了，這損失，幾乎是無可補償的。

我不用說魯迅先生在中國文壇上的功績，和他對於青年人的巨大的影響，因爲這已是大家所周知的事了。我所特別要指出的是魯迅先生那種年紀愈老而思想愈進步的不可變及的精神。通常都說老年人的性格偏於保守，因爲人一上了年紀，就安於現狀，懼怕變革，可是魯迅先生却是例外。我們只要看看那些還沒有上魯迅先生那樣的年紀就在那裏提倡恢復舊道德勸青年人讀古書的未老先衰的人們，愈加覺得魯迅先生的難能可貴。郭沫若先生說，魯迅先生的年紀雖然比他大了十二歲，思想却要比他年青得多，這話實在不

是過諛像這樣的老孩子，尋遍了全中國也難尋出第二個來。

尤其令人傷感的，是在這動亂的一年內，魯迅先生所受到的迫害病魔不斷的在襲擊着他，而少數急功近利的青年人，又誰都在想把盛名之下的他踏死，好讓自己出頭，不是說他政治見解怎樣不充分，就是說他破壞統一戰綫，對於這些造謠和誣蔑，魯迅先生雖然仍舊有他『這樣的戰士』的風度，舉起了脫手一擲的投鎗，可是帶着滿身重病的他，在無物的陣中，終於不免要感到『心力之交瘁』了。

不過文壇上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因着魯迅先生這一死，却似乎到了應該結束的時候了。我們早就希望魯迅先生出來統一和領導文壇，現在這希望却落了空，魯迅先生以他偉大的死亡來作了答覆。我們爲尊重他最後的意見起見，應該照他在『現實文學』創刊號內『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所指示的作去，把『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定爲現階段文學運動的口號，倘若能夠因着魯迅先生的死亡而促進整個文壇的統一，結成堅強的聯合戰綫，未始不是差強人意的事罷。

沒有看見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成功，這恐怕是魯迅先生畢生的遺憾，而我們，在這到處都可嗅到火藥氣息的一九三六年，接連看着高爾基和魯迅這兩顆文壇巨星的殞落，實在不知涕泗之何從了。

魯迅先生給中國民衆的遺產

草明

魯迅先生死了，這不幸的事情，將在民衆的腦筋裏刻下了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殘酷的紀錄！

在看先生底每一篇文章，和他每次會面，聽他每句談話之後，都令我深深地感到了一種強韌的，粗壯的戰鬥力的鏗然的震盪。——無疑地，他一生的努力，是與黑暗勢力和壓害壞了中國民族的一切腐敗的劣根性奮鬥，他給中國的廣大的民衆建立了不少功績，他沒有離開過民衆。這樣，魯迅先生，真確確是民衆的了！

現在，魯迅先生死了，他給中國民衆的唯一遺產，就是『永不疲倦的奮鬥的精神。』

在他這一次害病的開頭，我曾經寫了一封問病的信這樣懇求了：

「……民衆是貪婪的，他們要求你暫時休息，保養一個更健全的身體，爲的是需要你

將來爲他們花更多的氣力……」

這時，使我發生了一點點抱怨似的情素，他是顯然忽略了我們年輕人那一類的請求的！——他完全忘記了自己了！他不讓自己休息一秒鐘——這次病情的轉劇，給我們證明
了的。

他雖然給了我們許多精神上的食糧，但是，長遠地捺着乾癟的肚皮的饑餓的民衆，怎麼會壓足呢？

——我們底哀悼的程度，將爲這而加深了！

十月十九夜，一九三六，

悼魯迅先生

隅

當我看到魯迅先生被按置在他那永眠的棺內，我徘徊於他的靈寢的周圍，我覺得在他的棺上，我們應該放一把銳利的匕首。因為魯迅先生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並且照我看來，他還是人類解放的戰士。德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海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曾有詩句，謂「放一把劍在我的棺上；因為我是一個人類解放的勇敢戰士。」我對於魯迅先生，也有這樣的觀感。在他的棺上，我雖不像莎氏比亞悲劇中那位主角「麥克俾士」那樣腦中幻想那兒有一把劍存在，但我始終幻想那兒有一把鮮血淋漓的匕首存在。他的散文集，自「華蓋集」以至「偽自由書」、「准風月談」以及「花邊文學」等，把社會的陰暗面，赤裸裸地呈現於我們的前面，妖還他妖的原形，魔還他魔的原形，鬼還他鬼的原形；怪還他怪的原形；正如高爾基的著作一樣，使沙皇側目，使地主貴族吃驚，而使小

市民搖頭。換句話說，他的三十年的文學生活，是把那些紳士們外面用紅綠紙頭糊黏起來，包紮起來的，血膿的潰創，毫不留情的用匕首一個個戳破，而在他的顯微鏡下，無法藏去了他們的肺癆，梅毒，癲瘋，膨脹。他的文學消極的作用是在消除那種陳死社會的烏烟瘴氣，而積極作用，是在教導青年的反抗精神。

我們過去有很深的傳統，我們最近有很深的外來壓迫。我們的曾祖一代是奴隸，對於宿命的哲學無條件的接受，我們的祖父一代是奴隸，對於宿命的哲學無條件的接受，我們的父親一代，還是奴隸，對於宿命的哲學，雖起了懷疑，並不毫無條件的接受，可也並不積極的反抗。我們父親一代，可以假定為轉形期，（自然這轉形期一直到我們兒子這一代還沒有終止。）當轉形期的初期，我們的父親一代，雖曾參與那種變革，和親身看到那種變革，而社會的體系，也曾從紅纓帽花翎，變為峨冠禮服，可是那腦袋還是戴紅纓帽花翎的腦袋，而我們的文化依然是拖小辮子割「瞭子」的文化。這一時代，一直到五四運動後，纔有一新的變換，在這變換期後，魯迅先生及其他先驅者纔以新的姿態，反抗過去的傳說，而震驚中

國文壇。然而五四運動的成就，只在文化思想方面，至於政治方面，並沒有隨着文化思想的突進而有所變動。可是跟着那種洶湧高潮的衝激，終於有十七年大時代的到來，然而這大時代也如法國戰後的 *Grand Siècle* 一樣，過去得太快。這幾年來，我們見到的是什麼，我們聽到的是什麼，我們身所遭受的是什麼，我們都能理會得。我們的行動的領域，我們思維的領域，正和我們疆土的領域一樣，日漸在狹隘起來。在這樣的狀況下，好多先驅者『功成身隱』，退出了反抗旗幟之外，而魯迅先生，却仍像因愛護人類而被鎖於高加索的巨人 *Prometheus* 一樣，依然毫不退却地在團困中吶喊，到了死的前夕，猶在揮那鮮血淋漓的七首。他的這樣的精神，真使我們這樣患懶病的青年慚愧。

魯迅先生是死了，然而他給青年的影響將永存於我們中間。他雖屬於父親的一代，然而他的精神却是屬於我們這一代的。我們和他一樣不甘被打耳光，陪笑臉，也不甘拉夫不成而割去了耳朵，我們要繼續他的精神，揮他所遺留給我們那把鮮血淋漓的七首，為我們的祖國，為人間的不平而奮鬥。

年青一代的人們，我們不要忘記放在他的棺上的那一把鮮血淋漓的匕首。

魯迅先生

楚
陽

中國現代文學之父啊！

我們失掉了你，

有如失掉了高爾基。

★ ★ ★

我們還何等需要你，

需要你領導『壕塹戰』啊，

你却歷史的『墳』中安息了。

★ ★ ★

結核菌奪去了你，

結核菌還要奪去中國啊！

你抵抗到死。

★ ★ ★

你永遠不屈服的靈魂，

——不死！不死！不死！

你是古老民族的『新靈魂。』

★ ★ ★

不死的偉大的魂靈嘯，

——『韌的戰鬥』(一)

它指示了民族的生命的路。

★ ★ ★

我們祇有抵抗到死啊！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惟有報復，萬勿寬容！』(二)

★ ★ ★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

拖欠得愈久，

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三)

★ ★ ★

拿出你的血肉，

站在自己的哨崗，

救起垂亡的民族！

註(一)見二心集五六頁：『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

重實力……我們急於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還要鞏固。

……』

(二)『遺囑』第七——即最後一條。

(三)引自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悼魯迅先生

李·因·非·

「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爲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爲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爲的是改革……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嘵嘵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兇而已。」（魯迅：論秦理齋夫人事）

從五四運動到現在，魯迅先生是無時無刻不在和「黑暗的主力」戰鬥着的，五四時代的健將們，到現在不是退隱，便是站到敵人的營壘裏去了，而魯迅先生却並沒有給時代所淘汰，爲了人羣的「進化」爲了「解除將來的一切苦」他站在時代的前線，勇敢而又堅強地，向「黑暗的主力」「戰鬥」着，雖然是「受苦」但他却視爲「不妨」。

因爲他始終是一個站在時代前鋒的戰士，所以年齡上的老對他不僅無害並且有益，

當別位『老將』禁不住時代的急流所衝激而跌倒，或者反而想拉住時代使他們能夠站住的時候，魯迅先生却在激流中學得了更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是別個年青的戰士所缺少，或者甚至可說是沒有的。

因之，這位飽經世故的老戰士，就更值得我們好感和擁護。然而，却又誰料到這位時代的前衛，會敵不住他生理上的衰弱，而離開他多難的邦國呢！

魯迅先生近兩年來很多病，但即使在病中，他好像也沒有替自己的身體打算過，反之，他更加努力了，他在一篇叫做『死』的雜感上說：

『從去年起，每歲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却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在這樣的努力下，這兩年來，就有『死魂靈』、『花邊文學』……等等書籍以及散見

各刊物的許多雜文出現，而也因為這樣，他的身體更衰弱了，終於敵不住病魔的進攻，而一瞑不視。要是他能稍稍爲自己的身體打算，在病體沒有完全恢復之前好好地靜養一下，我想，當還不致於現在就死罷？然而，爲了『解除將來的一切苦』他在體力還沒恢復之前，便想着許多要做的事情，並且『要趕快做』了，說起來，這是自促天年，但是，這究竟是爲誰呢？

他在遺囑上說：『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又說，『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這樣一位戰士死了，叫我們輕易的忘記他，這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呢，在形式上，我們也許能夠做到，而在心底裏，我們却將因爲不容易忘記而時常『紀念』了起來，在『管自己生活』的時候，在讀到他的遺作的時候，我們也沒辦法不『紀念』到他，因爲現在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却都和××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見魯迅先生的病中答客問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

動，) 這樣，即使『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似乎也就不大可能了。

自然，魯迅先生的所以要這麼說，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因為不願人做胡塗蟲，所以叫他們『管自己生活』，不要去紀念他。但是在這裏，我們却可以看出，要『管自己生活』，那却祇有依着魯迅先生的路走去（雖然有走法不同）而在迢迢的長途中，一定要設法去忘記曾經同路過的伙伴，那不祇不可能，並且也大可不必的。